

#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文献学价值研究

研究生：孟旭琼      指导教师：何林夏 教授    蓝武 副教授  
专 业：专门史      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年级：2005 级

## 摘 要

《日本国志》是黄遵宪任驻日使馆参赞时所写的一部围绕日本明治维新史而迫切要求对我国的各项体制进行改革的一部巨著，被誉为 19 世纪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作。本文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黄遵宪《日本国志》的价值进行审视，以期略补前人研究中的不足。

全文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是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方面对《日本国志》的写作缘起做了分析，并对其编纂过程进行了阐述。

第二部分着重对《日本国志》诸种版本的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以窥见《日本国志》的学术源流。

第三部分着重从对中日史料的征引、交往与笔谈、实地考察等方面对《日本国志》的资料来源进行了阐述。指出，《日本国志》所引用的中日文献资料皆为权威性著述；与黄遵宪交往和笔谈的日本友人均是当时日本国内有名的汉学家，对日本史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为《日本国志》的编纂提供了诸多帮助；作者通过实地考察，也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就保证了《日本国志》的学术性。

第四部分着重对《日本国志》所包含的文献编纂思想和编纂特点做了条分缕析。指出，《日本国志》中所体现的务从实录、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文献编纂思想；在对资料进行采集时谨遵博、精、善的原则；志体、史表、史评三位一体的文献编纂形式，三者实是对我国传统文献编纂思想与方法的继承和创新。

第五部分主要是对《日本国志》的史料价值做了系统地阐述，以彰显其于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及文献学史上的地位。

总之，黄遵宪《日本国志》所蕴含的文献编纂思想，志体、史表、史评三位一体的文献编纂形式，以独特的视角所记述的丰富而真实的内容，以及较高的史料价值乃至社会功用，使其不仅在当时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在今天仍有其非常高的文献学价值，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黄遵宪      《日本国志》      文献学

# The Research on Document Value of Huang Zunxian's *Annals of Japan*

## Abstract

*Annals of Japan* was written by Huang Zunxian while he was the counselor of Qing Dynasty in Japan. The Annals focuses on events in Mingzhi Restoration. It shows Huang's strong will of system reform. It was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19th century when the Chinese began to care abou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cument, the paper examines carefully to the value of Huang Zunxian's *Annals of Japan* and makes up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predecessor's study.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ive parts:

Section I analyzes writing purposes of *Annals of Japan* from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and elaborates its compiling process

Section II sorts out existent versions of *Annals of Japan* in order to insight into the academic sources of *Annals of Japan*.

Section III analyzes material origins of *Annals of Japan* from three parts, that are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association and sketches and notes, and investigative materials. 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were cited are authoritative; the people who talked with Huang Zunxian were famous sinologists in Japan at that time and ha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of Japanese history. They offered a lot of help to Huang. Besides, Huang ever did a great deal of field work and got many first-hand materials. All these ensured the academy of *Annals of Japan*.

Section IV sums up compiling thoughts and features in *Annals of Japa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Huang's documentary compiling thoughts are factual, realistic and practical. Huang's principles of collecting materials are extensive, perfect and good. He combined with annals, history lists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in *Annals of Japan*. All these a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ocumentary compiling thought and methods.

Section V analyzes historical material values of *Annals of Japan* to show its values on document and status on history of document.

In a word, the documentary compiling thought was included in *Annals of Japan*, documentary compiling methods of annals, history lists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rich and real content recording from unique perspective, and its higher historical material values and social functions, make *Annals of Japan* not only have been highly regarded at that time, but today it

still has very high value of document and holds the quite important status in Chinese documentary history.

**Key words:** Huang Zunxian *Annals of Japan* Document

# 声 明

##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其他个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承担本声明的法律责任。

研究生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广西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广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清华大学论文合作部，有权保留本人所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除在保密期内的保密论文外，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公布（包括刊登）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论文的公布（包括刊登）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学位办办理。

研究生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导 师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 前言

## 一、研究现状

《日本国志》乃黄遵宪任驻日使馆参赞时所写的一部围绕日本明治维新史而迫切要求对我国的各项体制进行改革的一部巨著，被誉为 19 世纪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作。吴振清先生称该书是近代中国人所撰日本史中最完善的一部，至今仍是研究日本历史最重要的文献，是近代历史文献宝库中的珍品。

我国学者对于黄遵宪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截至 2007 年 4 月，所能收集到的有关专著共 15 部，论文共 404 篇，其中硕士论文 1 篇，博士论文 1 篇。然而，对《日本国志》进行专门研究者却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截至 2007 年 4 月，所收集到的论文仅 21 篇，其中博士论文 1 篇，且至今尚未有专著公开出版问世。在这些文章中，或对《日本国志》征引的书目进行考释，如王宝平的《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一文；或对《日本国志》延迟行世的原因进行分析，如李长莉的《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一文；或透过《日本国志》看黄遵宪的宪政思想及他对世界潮流的认识，如张利的《就〈日本国志〉看黄遵宪对世界潮流的观察》一文。另外，郑海麟于 1987 年所写的博士论文《黄遵宪〈日本国志〉研究》则侧重于对其史学思想、维新变法的改革观念及其对清末维新运动产生的影响作了全面论述，且对《邻交志》及《礼俗志》作了较为深入的

---

（清）黄遵宪著、吴振清等编校整理. 日本国志[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麦若鹏：《黄遵宪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杨天石：《黄遵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徐永瑞：《黄遵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梁通：《黄遵宪与近代中国·跋》，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张永芳：《黄遵宪·梁启超》，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周松平：《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7，王国维黄遵宪文廷式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蒋英豪：《黄遵宪诗友记》，香满：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张永芳：《黄遵宪新论——文学革命的先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年版；陈铮：《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郑海麟：《黄遵宪传》，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黄升任：《黄遵宪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黄增章、陈志雄：《杰出的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晚清名儒年谱·1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

郭鑫. 在古典与现代的断裂处：黄遵宪与近代性体验的发生[D]. 沈阳：辽宁大学，2004.

刘冰冰. 在古典与现代性之间：黄遵宪诗歌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03.

王晓秋：《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载于《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郑海麟：《〈日本国志〉与戊戌变法》，载于《岭南文史》，1983 年第 2 期。陈宗海：《黄遵宪与〈日本国志〉》，载于《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盛邦和：《关于黄遵宪〈日本国志〉》，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6 期。傅大中：《黄遵宪与〈日本国志〉》，载于《学术研究丛刊》，1986 年第 1 期。郑海麟：《〈日本国志〉与〈日本变政考〉的关系试析》，载于《暨南学报》，1986 年第 2 期。孙谦：《浅谈〈日本国志〉的经济建设思想》，载于《镇江师专学报》，1986 年第 2 期。陈其泰：《简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时代价值》，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6 期。郑海麟：《〈日本国志〉的史学思想和方法》，载于《江汉论坛》，1988 年第 7 期。章扬定：《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载于《广东社会科学》，1995 年第 3 期。王宝平：《黄遵宪与姚文栋——〈日本国志〉中雷同现象考》，载于《日本研究集林》1999 年第 1 期。王锦贵：《试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载于《图书情报知识》1999 年第 4 期。陈国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及其明治维新观》，载于《贵州文史丛刊》，1999 年第 4 期。王宝平：《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唐湘雨、刘永国：《沟通两个世界的不朽之作》，载于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5 卷第 1 期。刘中猛：《黄遵宪与〈日本国志〉》，载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王飏：《从〈日本杂事诗〉到〈日本国志〉》，载于《东岳论丛》，2005 年第 2 期。李长莉：《〈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载于《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张锐智：《黄遵宪〈日本国志〉中的宪政思想及其影响》，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 年第 2 期。张利：《就〈日本国志〉看黄遵宪对世界潮流的观察》，载于《许昌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郑海麟. 黄遵宪《日本国志》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1987.

评析。

## 二、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日本国志》资料翔实，内容赅备，计四十卷十二志五十余万言。书中所用的资料皆为作者在日期间通过认真搜集、查阅日本国内具有较强代表性及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与日本友人的交谈，及经过自身的调查研究而得的，为我们今天对日本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资料价值卓然而见。书中对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国防建设及西学等都作了系统的阐述，这些都有助于加强我们对日本民族的了解和认识。书中所透露出来的经世致用的原则、改革封建专制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思想、爱国主义的思想、锲而不舍的精神，对当时的学者层及执政者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遵宪还将《日本国志》中所描述的日本的改革制度应用于湖南新政中，且《日本国志》的问世在当时日本学界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尤其是书中所运用的志体、史表、史评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方志体著作的撰写仍有很强的指导与借鉴作用。鉴于《日本国志》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社会功用，仍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对《日本国志》进行研究的 21 篇文章中，大多数学者从政治、外交、文学、民俗、教育、史学等方面对黄遵宪的思想及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本上还原了《日本国志》的本来历史面目。然仅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对该书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因该书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并不逊于以上所述诸项。但从目前所收集到的研究资料来看，尚无人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该书的写作缘起、版本流传、资料来源、文献编纂思想及特点、史料价值等方面作更为深入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以彰显《日本国志》在文献学方面的价值。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黄遵宪《日本国志》进行一番审视，力图揭示出《日本国志》在文献学方面的主要价值及成就，以期略补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同时，这对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日本国志》的价值与成就及黄遵宪的文献学思想也不无裨益。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原则、方法及基本框架

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日本国志》的写作缘起入手，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自身的主观因素，分析作者编纂此书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资料来源情况进行概述。然后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文献编纂思想、文献编纂特点及史料价值进行论评，以进一步彰显其文献学价值，窥见其于文献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本文的写作主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和方法：一是要对史料进行认真的收集、整理、归类和考辨，以翔实的史料作为支撑。二是要根据自身专业的特点，用史学和文献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史料进行甄别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三是要以博、真、善的资料为依据得出自己的结论，切忌随意引用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四是在写作过程中要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言简意赅。

在文章的基本构架上，全文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是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方面对《日本国志》的写作缘起进行分析，并对其编纂过程进行阐述。

第二部分着重对《日本国志》诸种版本的流传情况进行梳理，以窥见《日本国志》的学术源流。

第三部分着重从对中日史料的征引、交往与笔谈、实地考察等方面对《日本国志》的资料来源状况进行阐述。

第四部分着重对《日本国志》所包含的文献编纂思想和编纂特点进行分析。

第五部分着重对《日本国志》的史料价值进行系统阐述，以彰显其在文献学方面的价值与地位。

# 一、《日本国志》的写作缘起与编纂过程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署人境庐主人，亦号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观日道人、布袋和南、公之它、拜鹃人等，1848年生于广东嘉应州，主要著述有《日本杂事诗》二卷，《日本国志》四十卷，《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此外还有大量的文稿、书札。在今日中国，黄遵宪已被尊为十大古典诗人之一，其在生前，也早已被称为近代“诗界革命三杰”之一。其诗作对当时的中国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在今日也有巨大的借鉴价值。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中称，“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巫也”，“公度之诗，诗史也”。

然就其本原来说，黄遵宪不欲仅仅作一骚人墨客，终其一生抱负，乃在中国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以变法图强，穷其毕生精力之作《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更集现实性、指导性、实践性于一体，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更高声誉。《日本国志》乃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的基础上所写的一部围绕日本明治维新史而迫切要求对我国的各项体制进行改革的一部巨著，在书中，作者对日本明治维新十年来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给予详细介绍，在此基础上，针对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此，可以说，黄遵宪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宣传家、维新派启蒙思想家、改革家。

## （一）写作缘起

### 1. 时势使然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在全国实行维新，通过“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革故鼎新，百业俱兴，从此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迅速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然而，维新之初的日本并未引起素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的注意，直至日本国力日渐强盛，并根据其所制定的对外扩张的政策，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且通过琉球事件和台湾事件对各邻国渐露侵略的锋芒，这才使中国朝野为之震动，研究日本史尤其是明治维新史迅速成为一时风气。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研究日本通史、明治维新史所能达到的思想学术水平。

1877年秋，黄遵宪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任驻日本使馆参赞，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认为日本“卓然能自树”

---

《日本杂事诗》是黄遵宪出任驻日使馆参赞两年后所写的一部有关日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思想、风土民俗的一部诗集。

盛邦和. 关于黄遵宪著《日本国志》[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6：68.

是因为“改从西法”、“革故取新”。然而，当时中国的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外国资本主义不断对我国进行侵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中国内部的矛盾都非常的尖锐和激烈，国势日衰，民族灾难深重。于是，他决心发奋撰写《日本国志》一书，通过对日本学习西方以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给予深入分析研究，以期为中国找到一条学习西方的途径，以达富国强民之效。正如其在《日本国志·凡例》中所说，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这正是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真正用意所在。

## 2. 作为一名外交官的职责所在

黄遵宪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他说：“《周礼》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以反命于王。其《春官》之外史氏，则掌四方之志。郑氏曰：‘谓若晋之《乘》，楚之《杻机》是也。’古昔盛时，已遣轮轩使者于四方，采其歌谣，询其风俗。又命小行人编之为书，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国俗者，若此其周详郑重也……。丙子之秋，翰林侍讲何公实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宪充参赞官。窃伏自念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使者捧龙节，乘驷马，驰驱鞅掌，王事靡盬，盖有所不暇于文字之末。若为之僚属者，又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询问谋之意。”他认为，身为外交官，“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询问谋之意”，在其位谋其政，理应将所驻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通报给政府。他自认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理应“从事于采风问俗”，“以副朝廷咨询问谋之意”，且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可见他将自己比作古之小行人、外史氏，深知作为一名外交官责任之重大，理应履行做为一名外交官所应尽的职责，由此引发其编纂此书之心。

## 3. 对中日研究不平衡的不满

中国封建社会里那种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天朝”观念，使士大夫阶层长期以来产生了一种盲目自大的心理，自认中国地大物博，国力强盛，不屑于其他诸国，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科举制度这根教鞭的指挥下，知识分子埋头故纸堆，只知研究四书五经、撰写繁冗而无用的八股之文，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居自中外交涉以来，中国士大夫拘于成见，往往高谈气节，鄙弃洋务而不屑道，一临事变，无所适从，其处为熟习洋务者，则又唯通事之流，与市井之雄，声色货利之外，不知有他”。

又称：“中士大夫，其下者为制义、为试帖；其上者动则称古昔、称先王，终未尝一

---

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自叙[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6.

黄遵宪. 日本国志叙[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19.

同上.

黄遵楷. 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574.

薛福成. 条议一则[A]. 见：郑振铎. 晚清文选（卷上、卷中）[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89.

披地图，不知天下之大几何，辄诋人以蛮夷，视之如禽兽。前车之覆既屡屡矣，犹不知儆戒，辄欲以国为孤注，视事如儿戏，又不幸以崇厚之愚谬诞妄，益以长浮气而滋浮论，至于有今日，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可见当时中国封建士大夫们固步自封至何种程度。

又云：“我中世以还，天子深居九重，民之视君尊如帝天，君之视臣贱如奴隶。至将军窃政，犹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卒之君臣乖隔，离德离心，效已可睹矣。夫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此而以帝号自娱，以示天无二日之尊，犹之可也。今天下万国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乃盛仪卫饰边幅，与井底蛙何异。”在此，黄遵宪对封建朝廷的眼光短浅予以讽刺。

然而，日本作为一个小岛，而且和中国当时的状况一样，也是闭关锁国的状态，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却了解得很清楚，对中国的研究也很深入，正如黄遵宪所言：“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噓，余甚惜之。”“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余观日本士大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在此，黄遵宪明确提出日本对我国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而我于彼却是鲜有所知。

正是由于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妄自尊大及其眼光的狭隘，导致其对外部世界信息的闭塞，出现中日研究的不平衡性，黄遵宪对此表现出深刻的不满，使他认识到必须深入地了解日本、研究日本，必须向中国的士大夫介绍日本，让他们了解外部世界，使他们走出闭关时代。

#### 4.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

黄遵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和转变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和过程的。当他于1877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维新十年，黄遵宪此时开始接触从西方传播到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学说。黄遵宪抵日初期，对日本历史文化和明治维新的认识不够深入，因此对明治维新初期“举国西化”之风是不以为然的。他不仅有抑制西方文字的念头：“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翻澜意未穷。不作佞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而且对明治维新也持怀疑的态度：“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论者或谓日本外强中干，张脉偻兴，如郑之駟；又或谓以小生巨，遂霸天下，如宋之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因而“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

---

黄遵宪. 致王韬函[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315.

黄遵宪. 日本国志·国统志三[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922.

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卷二第二00首“纪事只闻筹海志”小注[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66.

黄遵宪. 日本国志叙[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19.

郑子瑜，（日）实藤惠秀. 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722.

而新旧异同之见，时露于诗中”。然而居日一段时间，经深入调查研究，阅历日渐丰富，且读了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以后，识见日益广阔，思想认识不断升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随后，他又至欧美国家，其所见所闻使他的思想又有一次深刻的变化。“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此时他“心志为之一变”，认为“太平世必在民主”，并且断言：“三十年后其言必验”，此时的他对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落后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性有充分的认识，并且通过对中国、日本和欧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应该摒弃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为中国找到一条民主、富强的道路，因此，汪向荣先生认为：“黄遵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以革新著称的人，是少数从国外找到拯救国家危局思想的士大夫中的一个。”黄遵宪的政治观由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这种思想的转变使他认识到必须把明治维新的改革经验介绍给中国的有识之士，于是促使他着手编著《日本国志》。

## 5. 希望弥补当时日本志书的不足

当时的日本，记录日本历史的有纪事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等，而志体却少之又少，黄遵宪曾作诗对日本史籍中志体缺乏的状况作一介绍：“纪事编年体各存，黄门自立一家言。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在该诗的自注中黄遵宪又写到：“汉文之史有六部：《国史》为编年体。水户藩源光国始作《大日本史》，是为纪传。又有水户藩臣青山延光作《日本纪事本末》，三体备矣。此外则赖山阳作《日本政纪》，实仿朱子《通鉴纲目》。又有《日本外史》，纪执政大将军，故曰‘外史’。惟《日本史》只有纪、传，无表，志亦兵、刑二篇而已。故搜求典礼，网罗政事，戛戛科其难矣。闻源氏草创十志而未成，曰神祇，曰佛事，曰天文，曰舆地，曰职官，曰食货，曰氏族，曰舆服，并兵刑而十。其稿今存史馆。然二百余年无继起而毕业者，盖以纪载多阙，不能成书故也。蒲生氏有《职官志》、《山陵志》，已刻。又闻欲作氏族等志，而亦未成也。”可见，当时黄遵宪所能见到的日本史书数量是非常多的，内容也可谓丰富，但是有关典制方面的著作却是屈指可数的，大概只有源光国《大日本史》中的《兵》、《刑》两志及蒲生秀实的《职官志》、《山陵志》等数种。在与日本友人的谈话中黄遵宪也提及日本史志不足之状：

公度：贵国典章，闻《礼仪类典》五百余册，恨非汉文；《大日本史》之十二志又未刊行。在何书可以供读否？敢问。

---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6.

同上.

黄遵宪.致梁启超函[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453.

黄遵宪.入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自注[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158.

汪向荣.日本教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60.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七四首[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30.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七四首[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30.

鸿斋：全书无。仆处古书无可证者，间有之者，皆敝国之文。史书《大日本史》既尽矣，其他糟粕耳。以敝文所志，间有数卷中仅仅得一二段耳，未备也。

公度：《大日本史》有纪传而无表志。欲考典章，必于志乎。仆急急欲得如史志书览之，恨其不知也。

通过对话可知，对日本历史记录甚详的《大日本史》，也只有纪传而没表志，而黄遵宪却急切地想考察日本的典章制度，即志书，对于当时日本有史无志的状况，他感叹道：“余读日本史，最恨其志之未备。虽经源黄门、新井白石、蒲生君平数手蒐罗，而未成，典章缺焉，殊有杞不中徵之叹。宥阴子今已矣，继起者谁，吾不能不矫企而三叹也。”

黄遵宪还说：“今日内务省出版之书，层出不穷，无一人为此事，亦一大憾事。《大日本史》只有兵刑二志，蒲生氏《职官志》亦可补其缺，以外则寂寥无闻矣。诚得有志之士数人，编为巨典，仿《通考》、《通志》，则二千年来典章文献，不至无用。仆日夕引领望之，曾与今史馆诸公重野川田氏言之，不知其能否。”在此，黄遵宪认为内务省所出版的书籍浩繁，但却没有人致力于编纂史志，对此黄遵宪深表遗憾，他深切地希望有志之士能够仿《通考》、《通志》的形式编一部详细介绍日本二千多年来典章制度的志书，以汇通日本二千多年来的典章文献，使其文献资料发挥功用。

综上所述，黄遵宪对日本的众多史书进行了梳理，并加以分析整理，认为日本的史书可谓浩繁，而记录有关典章制度的专书却甚少，对此他感到非常遗憾，因此，他想在较全面地了解、熟悉并获取日本有关典章制度的史料的基础上，像褚少孙补编《史记》那样，用“通志”的体裁写一部研究日本的综合性史书，以补日本史籍中“志”书缺乏之不足。

## 6. 借鉴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

黄遵宪目睹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同时综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国要达到民主、富强也必须进行改革：“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要之必变。”因此，他编写以介绍制度为主的《日本国志》，向中国人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以“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为国内有志维新之士提供借鉴，从而推动我国的变法自强。他在《〈日本国志〉书成志感》一诗中云：“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镜庐。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镫自卷舒。”在此，黄遵宪将《日本国志》一书比作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为了表达自己急切盼望当政者进行体制改革而写的《黄书》，其写作《日本国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探求日本历史发展尤其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轨迹，

郑子瑜，（日）实藤惠秀，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634-635。

夏晓虹，黄遵宪与王韬遗留日本文字辑述[A]。见：葛兆光，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22。

同：692。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自注[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158。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六“日本国志书成志感”[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116。

用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来给清朝统治者作镜子。

黄遵宪认为，“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从云雾而观人这国则闇，故兵家贵知彼。”因此，他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的撰述原则，把《日本国志》的重点，放在研究和叙述明治维新的改革经验上，目的就是要将“日本自维新以来，举凡政令之沿革，制度之损益”，“若夫八大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以供中国的维新志士取法借鉴。因此，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在每卷中以“外史氏曰”的形式发表议论，对明治政府施行改革的原因、措施、效果详加论述，在记述日本史的过程中阐述自己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仿效日本进行改革的主张充溢期间，使中国仿效日本以变法图强。

## 7. 对日本发展趋势的宏观透视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甚为重要的一年，是日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明治天皇依靠部分强藩、武士、商人的支持，从幕府手中夺回了政权，并以“富国强兵”为总目标，向西方学习，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措施。至1877年，日本已实行明治维新十年，期间通过改革官制、废藩置县、改革土地租税等措施，提倡“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个政策，大力发展国有工业并鼓励开办私人企业，重视教育，扩充军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1871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开口岸，加强通商贸易，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创造了条件。但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集团的对外侵略野心也日益膨胀。日本是个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的岛国，为了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必须向外寻求原材料和扩大商品市场，地理上相邻而经济上落后于日本的中国和朝鲜，就成了日本开辟新市场的重要对象。他们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确定了五个侵略步骤：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的内地；第五期征服世界。

黄遵宪对日本近期历史发展的趋势予以分析：“日本壤地虽曰褊小，其经营筹画率能自立，亦有足多矣！然而日本论者方且以英之三岛为比。其亟亟力图自强，虽曰自守，亦埋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试展五洲舆图而观之，吾诚恐其鼎举而腋绝，地小不足回旋也！”认为日本这个地盘狭小的岛国为了自身迅速发展的需要，必定向外进行侵略扩张，而其目标首先是中国以及和中国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或属地，以为“不出数年，闽海先受其祸”。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实证，正如梁启超在1905年所说的：“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

---

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21-822.

同上：821.

同上：822.

万峰. 日本近代史（增订本）[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78.

黄遵宪. 日本国志·地理志一[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011.

钱萼孙. 黄公度先生年谱. 转引自麦若鹏. 黄遵宪传[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30.

者为吾中国。及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此时的黄遵宪对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已经有了一个甚为清醒的认识，他以诚恳的态度提醒朝中的大臣们一定要认清形势，慎重对待日本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认清日本真实面目，此时此刻极需一部全方位介绍日本的著作以供朝中大臣借鉴。

## （二）编纂过程

黄遵宪自 1878 年有编纂《日本国志》一书之意，至 1895 年该书正式出版面试，期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他在《日本杂事诗·自序》中说：“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志》一书。”知此时的他已有撰写《日本国志》一书的想法，且说：“有志焉，而恐力未逮，至速亦须明年乃能脱草”根据作者原先的设想该书在一年左右即可完成。但到了 1880 年，他又说，“此事大难，恐不成书”。可见，具体的写作过程和作者原先的设想是有悖的，根据所得材料分析可知，其在编撰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困难而不能在原有的时间内按时完成。

黄遵宪将写作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归纳为“三难”：一是“采辑之难”。他说：“日本古无志书，近世源光国作大日本史，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实欲作氏族食货诸志，有志而未就。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货币考诸叙，亦有目而无书，此皆汉文之史而残缺不完，则考古难；维新以来，礼仪典章颇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职制、章程、条教、号令，虽颇足征引，而概用和文，不可胜译，则征今亦难，此采辑之难也”。由于史料的缺乏，因此考证日本古代制度很困难，且对日文又“不可胜译”，增加了撰写的难度。二是“编纂之难”。他说：“以他国之人，寓居日浅，语言不达，应对为烦，则询访难；以外国之地，襄助乏人，浏览所及，缮录为劳，则抄撮亦难，此编纂之难也”。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所驻国所居时日较短，而且由于语言不通，询访较为困难。三是“校雠之难”。他说：“既非耳目经见之书，又多名称僻异之处，而其中事物之名，有以和文译汉文者；有以英文译和文、再译汉文者；或同字而异文，或有音而无义，则校雠亦颇为难”。遇此种困难，使其“每自兢兢，搁笔仰屋，时欲中辍”。然而黄遵宪并未中途辍笔，他采集了包括中国史料和日本史料在内的二百多种参考文献，他还利用与日本友人交往的机会向他们询问、请教有关日本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有时还请他们帮助提供和翻译日文资料。

1881 年 7 月，黄遵宪在与宫岛诚一郎交谈时谈到了《日本国志》的进展情况：“仆所

---

梁启超. 嘉应黄先生墓志铭[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571.

郑子瑜，实藤惠秀.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谈话遗稿[A]. 见：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321.

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21.

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21.

同上.

同上.

撰《日本志》十既成七八。”至此，离完书还有一段距离。

1882年，经过黄遵宪“穷昼夜之力”，朝夕黽勉，“谢绝友朋往来应酬，辛勤地从事编纂工作”，终于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初稿，并在他离开日本到美国旧金山任总领事之际，作诗留别日本友人：“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在此黄遵宪所说的“草完明治维新诗”即为完成《日本国志》一书。黄遵宪到达美国后，进一步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制度，渐渐开始形成了关于“变法”、“民权”的政治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较之封建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性这两个方面，都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但在1882年至1885年其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期间，因公事繁忙，无暇修改《日本国志》初稿，因此暂停写作。

1885年秋，公务繁忙的黄遵宪决心完成《日本国志》的编纂，他请假由美国回到故乡嘉应州，他“乃闭门发篋，重事编纂。又几阅两载，而后书成”。这样，他又辛勤写作了二年，终于1887年夏完成了这部十二志四十卷五十万字的巨著。激动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写了一首题为《日本国志书成志感》的诗：“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入境庐。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经过近九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旷世之作，他把书稿抄写成四份，除自存一份外，其余分送总理衙门、李鸿章和张之洞。

1890年，《日本国志》书稿付刻广州（羊城）富文斋。但此年却没有刻成出版。

1894年初，黄遵宪又将书稿邮寄巴黎，请薛福成作序。薛读后大为赞赏，认为“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给予了高度评价。

1895年，《日本国志》正式出版面世。

1896年、1897年，黄遵宪又对《日本国志》重新进行修改。

1898年，《日本国志》改刻本行世。

---

郑子瑜，（日）实藤惠秀. 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等笔谈[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781.

黄遵宪. 至王紫铨书[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328.

黄遵宪. 入境庐诗草·卷四“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05.

黄遵宪. 日本国志·自序[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19.

黄遵宪. 入境庐诗草·卷五“日本国志书成志感”[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16.

薛福成. 日本国志序[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18.

关于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的原因，参见李长莉. 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J]. 近代史研究，2006（2）.

## 二、《日本国志》版本叙录

《日本国志》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靳成，光绪十六年（1890年）交羊城富文斋刊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版面世，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其间由于作者自身的原因、时代的需要、印刷技术的改进等，其内容、版式也多有改变，至2007年4月，据笔者所见所知，《日本国志》的版本主要有如下数种：

### （一）初刻本

#### 羊城富文斋初刻本

1890年付刊，至1895年冬刊成。刊头署“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卷首有李鸿章《稟批》，张之洞《咨文》，薛福成《序》，共十四册，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双边。是为本书第一次刊行。扉页有黄遵宪亲笔题辞云：“此为初刻未校之本，而吾友索观者甚众。伯严考功谓《无邪堂答问》与此均近世奇作。爽秋观察言：自有《职方外纪》以来第一书。善余大兄更推为国朝大著作，足与梅定九《历算全书》、顾宛溪《方輿纪要》鼎足而三。而面乞函催，需之甚殷，辄先赠一部，并求为删校，再行刊定。遵宪以八年精力聚于此书，美恶不能自知，但能免诸君子阿好之讥，则幸甚矣。乙未腊月八日遵宪自识。”

### （二）改刻本

#### 羊城富文斋改刻本

刊刻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夏间。刊头亦署“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卷首刊记、字形与前本全同。但卷首抽去李鸿章《稟批》与张之洞《咨文》，卷终补入梁启超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的《后序》。改刻本与初刻本相比较，改刻本改之十数页之多，除文字润饰方面有所改变外，在议论部分也有所改正，而且对部分史料进行改正与充实，内容也有所增加，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论的阐发，二是史实的增补。较重要者是增入日本维新元勋大久保利通明治元年奏疏。

---

关于对初刻本进行修订的原因，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自序》中说：“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论者或谓日本外强中干，张脉僨兴，如郑之駟；又或谓以小生巨，遂霸天下，如宋之，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7.

## （三）重刻本

### 1. 浙江书局重刻本

刊刻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记署：“光绪二十四年书局重刊”，以“羊城富文斋初刻本”为底本重刻，卷终署“孙树礼、张景云、丁利诚校”。合十册，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白口，单鱼尾。

### 2. 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

刊刻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此版本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铅字翻印。刊记署：“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分别有十册本、八册本、六册本和四册本。其中四册本是“自序”在前，“薛序”在后，与其他版本不同，显然是装订时弄错了次序。据笔者所见的十册本每页十四行，每行四十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单边，双鱼尾。

### 3. 上海书局石印本

出版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刊头署“光绪辛丑秋月上海书局石印”。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重刻，分十册本和八册本，其中十册本每页十八行，每行四十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八册本每页十八行，每行四十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

### 4. 丽泽学会石印本

出版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扉页题“光绪壬寅夏日丽泽学会校印”。即为《五洲列国志汇》本。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重刻，二册，以四十八开纸印，每页十八行，每行四十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

## （四）翻刻本

### 1. 汇文书局木刻本

刊刻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题记署：“光绪二十四年汇文书局秋刊印”，以

---

盛邦和. 关于黄遵宪著《日本国志》[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6：70.

“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外形结构亦与其相同，知为根据改版本翻刻，合十二册，木刻版。

## 2. 《会稽徐氏铸学斋丛书：十三种》本

刊刻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收入徐维则辑《会稽徐氏铸学斋丛书：十三种》。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翻刻。

### （五）影印本

#### 1. 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一）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影印，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于1968年。

（二）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底本影印，分上、下两册，大三十二开纸印出，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第96册。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于1974年。

#### 2. 钟叔河点校整理本

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影印，收入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由长沙岳麓书社出版于1985年。

#### 3.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5册史部地理类。由济南齐鲁书社出版于1996年。

#### 4.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745册史部地理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1998年。

## 5. 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影印本

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影印，收入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2001年。

## 6. 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本

以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以著名学者、藏书家卢弼先生手校的“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作为底本影印，篇中除划分了段落外，还标出标点加以断句，并在校者怀疑有错误的地方文字加以说明，个别异体字改用了现在的通用字（如“羣”改为“群”），避讳字也做了还原（如“元”改为“玄”），通假字未改。原著表格中的汉字，在此本中改为阿拉伯数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于2005年。这是《日本国志》问世100多年来的第一部点校整理本。在改刻本中被抽去的《稟批》、《咨文》现作为附录附于此书后。

## 7. 陈铮点校整理本

以“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印本”为底本影印，加以标点断句，分段排印，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可资参考的点校整理本。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于2005年。

# （五）其他

## 1. 羊城富文斋初刻抽印本

共六册。第一册为《中东年表》，第二册为卷一至卷三，第三册为卷十五至十七、第四册为卷十八至二十、第五册卷二十一至二十六、第六册为卷三十八至四十，卷首有“人境庐藏书”印，知此为初刻时的抽印样本或校印，是作者印以送人者。《日本国志序》一卷（1897年）绍兴中西学堂刻本，是书单刻《日本国志》各志之“外史氏曰”。

## 2. 羊城富文斋改刻本十四册本

此版本天头极长，卷首署有“南湘”印鉴，在“自序”后有题字云：“黄公度先生，吾于长沙时务学堂教习时所认识，此书是赐我读的，梁任公知己之友也。回忆过去年期，已经五十七年矣，鄙人现在农历辛卯年，不觉得老暮已经捌拾式岁，愧极。”此版本似为

---

盛邦和.关于黄遵宪著《日本国志》[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6：70.

戊戌前夕公度任湖南盐法道时印以送人者，或作为时务学堂学生之教材用。

### 3. 黄遵宪改订本手改原稿本

#### 4. 钞本

除上述各种版本外，《日本国志》尚有诸种钞本流传。譬如，上海图书馆藏有《日本国志》钞本四十卷，十八册，内署“渐西村舍陈郡袁氏”，知为袁昶钞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日本国志·食货志》钞本六卷，内署“愚斋藏书”，知为盛宣怀钞本。会稽徐氏《铸字斋丛书》片二收《日本国志·序例》一卷，一八九七年刻本。

综上所述，《日本国志》于1887年写成，1890年付刊，直至1895年才刊成，个中的原因，笔者认为是与当政者对此书的不重视有关。因为此书写成之时，黄遵宪除自留一本外，他带着其余的三本北上京师，将其进呈给当时驻守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并请他将《日本国志》的其余稿本代呈总理衙门，并在所呈的禀文中阐述了他为何研究日本的原因、日本的历史经验教训、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所达到的效果以及当时中国人研究日本的不足等。虽然李鸿章对黄遵宪的才略赞赏有加，对《日本国志》也多有赞美之词，然从其内心来讲，他对黄遵宪所持的对明治维新的观点并不是完全赞同的，李鸿章对日本学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开煤矿、办电信局等措施是赞同的，而对日本变衣冠、易正朔，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李鸿章对《日本国志》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样的，张之洞在阅读《日本国志》及黄遵宪的禀文后，将《日本国志》与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对《日本国志》的条例、寓意等给予肯定，但对黄遵宪“借端伸论”的作法却不置可否。因此，《日本国志》难逃束之高阁的命运，更无从说当政者按其所述内容制定相应的改革措施了。而梁启超则不同，他对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提的主张大加赞同，在《日本国志·后序》中说：“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懣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到今日日也。”在此，梁启超对此书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而且，他对此书中所记述的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措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国力日渐由弱转强的效果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以吾所读《日本国志》者，其一地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在政治思想倾向上，梁启超能够洞悉黄遵宪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与黄遵宪相同的，能够从更深层次认识到《日本国志》一书的真正价值所在，而李

---

同上。

同上。

盛邦和.关于黄遵宪著《日本国志》[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6:70.

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1565.

同上。

鸿章和张之洞则不然。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因此，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初刻本与改刻本之一大不同：抽去李鸿章《稟批》与张之洞《咨文》，而补入梁启超的《后序》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

《日本国志》的内容上随着作者阅历的日渐丰富、思想的不断成熟、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补入史料和议论，尤其是补入大久保利通的奏疏，是为适应形势需要而为，改刻本与初刻本相较而言作者的思想更趋成熟，内容更加丰赡，因此更具务实性。经分析可知，经黄遵宪亲手改定的只有一个版本，即“羊城富文斋改刻本”，其后的版本或从初刻本或从改刻本，以从改刻本居多，且多次影印，尤其是戊戌年（1898年），为适应维新变法的形势需要，《日本国志》翻刻、重印次数最多，共有三种版本行世。《日本国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其价值可见一斑。

在至今笔者所见的所有版本中，笔者以为，若仅从一般了解的角度阅读《日本国志》一书，则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本为最佳选择，因该版不仅内容上是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庖丁影印而成的，即内容比初刻本的内容因作者的思想更趋成熟而更加丰富、翔实，且有标点加以断句和分段，疑误之处、异体字、避讳字有所改正和还原，更便于读者的阅读。书后并附有李鸿章的《稟批》和张之洞的《咨文》。若从研究黄遵宪的角度出发，陈铮点校整理版的《日本国志》则为最佳，其被收入《黄遵宪全集》中，不仅有《日本国志》，还有黄遵宪的诗词、文录、《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还有大量的函电、公牍及黄遵宪传记资料选辑，其内容最为丰富，资料最为丰赡。然而，其中却无李鸿章的《稟批》和张之洞的《咨文》，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 三、《日本国志》的资料来源

根据文献编纂的基本要求，在编纂时必须要有翔实可靠的资料作为基础和支撑，对于著作中所引用的资料，有的会以诸如注释的形式明确标示出其资料来源，而有的则未标明，对未明确标示出资料来源的著作，在阅读时会产生困惑：这是作者独创性的观点，抑或是作者为论述的需要而引用别人的观点？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洋洋40卷，分《国统志》3卷、《邻交志》5卷、《天文志》1卷、《地理志》3卷、《职官志》2卷、《食货志》6卷、《兵志》6卷、《刑法志》5卷、《学术志》2卷、《礼俗志》4卷、《物产志》2卷、《工艺志》1卷，凡十二志。在清诞生的有关日本研究著述中，该书是对近代中国的维新变革产生最大影响的一部，时至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全书广征博引，史料翔实，细阅其内容，我们可以窥见其所参阅的诸书，但作者本身却没有详细标明其资料来源。因此，通过对《日本国志》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从而探明其资料来源，对准确评估《日本国志》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以及评定其为我国文献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和在我国文献学史上的地位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从文字史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三个方面对《日

本国志》的资料来源作一分析。

## （一）文字史料

据薛福成序，黄遵宪在编撰《日本国志》时“采书至二百余种”，其中包括中日两国的史书及日本的各种年报等各相关史料。

### 1. 中国史料

黄遵宪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之一员，经过多次的科举考试，对中国的典籍颇为熟识，故能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优秀著作加以阅读、分析和采摘。在《日本国志》中，所采中国史籍则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正史及《山海经》、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譬如，在《日本国志》卷四《邻交志一》中记述日本遣使于我国一事时云：“日本之遣使于我，盖以崇神时为始云。其时使驿通于汉者三十馀国，《山海经》称南倭属于燕境，《史记·封禅书》云齐威、宣王、燕昭王皆尝使人入海，至三神山，见所谓仙人不死之药。渤海东渡，后遂不绝，似即今日本也。……日本《仲哀纪》所谓伊都县主，即《魏志》所谓伊都国是也。……《汉书·地理志》：‘倭人分为百馀国。’《三国志》：‘倭人旧邑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驿所通三十国。’……此委奴国，意必古伊都县主，或国造之所为，并非王室之所遣。其曰‘委奴’，译音无定字云。余因考《魏志》云：‘到伊都国，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后汉书》：‘委奴国，倭国之极南界也。’又云：‘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邪马台，即大和之译音。崇神时盖已都于大和矣，谓委奴国非其王室，此语不诬，特识于此。”

又如，记徐福东征一事，《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记载云：“会稽海外有东鯤人，分为二十馀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第二》中记载：“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而《日本国志》则称：“《三国志》、《后汉书》既载求仙东来事，必建武通使时使臣自言。今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亦有徐福墓，其明征也。”

再如，《日本国志》中记载：“日本取法汉制，皆由百济、新罗来。神功皇后始通二国。后《魏志》、《汉书》所谓卑弥呼，封亲魏倭王者也。……然新罗、百济、高丽遂称西藩。旋遣使通魏，史书竟称为女王国。至郭璞济《海经》，犹称‘倭在带东方，以女为王’。易

世称其人，皆以女系国，功可谓神也已。”而《南齐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三十九》中有关记载为：“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岛中，汉末以来，立女王。”

类似此种，《日本国志》中还有很多处引用中国古籍，尤其是正史。可见，黄遵宪在对日本有关内容的记述中，部分地参考了中国史籍中的相关记载。

## 2. 日本史料

黄遵宪在编写《日本国志》的过程中，参阅了日本史书及明治维新时期书报条令，征集极富。通读《日本国志》，我们可以看出其征引的部分文献资料包括：（一）德川光国及其后人所撰《大日本史》。《日本国志》中的《国统志》、《兵志》、《刑志》中的大部分材料取自此书。（二）源松苗所撰《国史略》。《日本国志·国统志》的部分资料与此书相同或相近。（三）赖山阳所撰《日本外史》。本书卷首有书目二百余篇，为黄遵宪搜辑史料提供了按图索骥之便，同时每卷卷首皆以“外史氏曰”的形式评论史实，《日本国志》卷首、卷末也必有“外史氏曰”启首的史评得益于此。（四）青山延光所撰《国史纪事本末》。《日本国志·国统志》的大部分内容依据此书而撰。（五）内务省地理寮地志课编纂的《日本地志提要》为《日本国志·地理志》的编撰提供了依据。（六）村濑之熙的《艺苑日涉》，《日本国志》中的《学术志》、《礼俗志》、《工艺志》与此书内容相同或相近之处较多。（八）《职官志》。《日本国志·职官制》中的部分内容对此书有所参照。（七）渡边修次郎的《日本外交始末》。《日本国志·邻交志》的“泰西篇”则着重对其进行参考。

此外，还有赖山阳的《日本政记》、蒲生秀实的《山陵志》，以及《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怀风藻》、《扶桑集》、《扶桑略记》、《凌云集》、《延喜式》、《类聚三代格》、《吾妻镜》、《徂徕集》、《江户繁昌记》、《文苑英华》等。现略作分析如下：

### （1）《国史纪事本末》

青山延光著，明治九年（1876年）刊，共十册，四十卷。该书用汉文所纂，内容涉及神武东征、列圣尊神、平定叛乱、西蕃朝贡、通使隋唐、虾夷叛服、历朝崇文、历朝民政、百济献佛像、天智中兴、壬申之变、大宝之治、圣武信佛、渤海朝贡、外戚摄政、朝政宽弛、神器入京师等，对日本两千余年历史作了系统记述并加以归纳与整理。黄遵宪对《国史纪事本末》一书给予高度评价：“记事编年体各存，黄门自立一家言，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并自注曰：“汉文之史有六部，《国史》为编年体，水户藩源光圀作《大日本史》，是为纪传。又有水户藩臣青山延光，作《日本纪事本末》，三体备矣。”

---

详情请参阅王宝平. 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33(5). 同上.

详情请参阅冯琳:《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近代史研究, 2005, 5: 179.

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第七四首[A]. 见: 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30.

同上.

《日本国志》卷三十七与《国史纪事本末》关系表

天皇	《日本国志》 卷三十七	《国史纪事本末》	
		卷一“神武东征”条	卷二
神武天皇	<p>自天祖大日灵尊治高天原为天照大神。大神之子正哉吾胜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产灵尊之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天祖既命武瓮槌、经津主二神平定下土，乃使皇孙降居苇原中国而为之主，赐以八坂琼曲玉及八咫镜、草薙剑，曰：“丰苇原瑞穗国，神国王地，今以予尔，尔宜就而治焉。”于是琼琼杵尊离天磐座，降于日向高千穗峰，遂到吾田，娶大山祇女木华开邪姬，生彦火火出见尊，尊娶海神丰玉彦女丰玉姬，生彦波瀲武鸕鹚草葺不合尊，尊娶玉依姬，乃生神武天皇。神武既平东国，即位橿原宫之元年，建神籥，祭八神以镇护国家。天富命率诸斋部捧天玺、镜、剑，奉安神殿，天种子命奏天神寿词，饶速日命率内物部执矛盾严仪卫，</p>	<p>大日灵尊治高天原，是为天照大神。大神之子正哉吾胜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产灵尊之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天祖既命武瓮槌、经津主二神平定下土，乃使皇孙降居苇原中国而为之主，赐以八坂琼曲玉及八咫镜、草薙剑，曰：“丰苇原瑞穗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也，尔宜就而治焉。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矣。”于是琼琼杵尊离天磐座，降于日向高千穗峰，遂到吾田，娶大山祇女木华开邪姬，生彦火火出见尊，彦火火出见尊娶海神丰玉彦女丰玉姬，生彦波瀲武鸕鹚草葺不合尊，葺不合尊娶玉依姬，生彦五濂命、稻饭命、三毛入野命及神武帝……神武天皇元年春正月庚朔，帝即位于橿原宫，尊正妃为皇后，建神籥，祭八神镇护</p>	

	<p>道臣命、大久米命执兵器护宫门，又使天种子命、天富命掌祭祀及朝政，可美真手命献十种天瑞宝及劔灵剑。四年，诏曰：“我皇祖之灵，自天降临，光照朕身。今诸虏平定，其郊祀天神，以申孝道。”及筑灵畷于鸟见山以祀皇祖天神。</p>	<p>国家，天富命率诸斋部，捧天玺、镜、剑，奉安神殿，天种子奏天神寿词，可美真手命率内务部，执矛盾，严仪卫。道臣命率来目部，护卫宫门。群臣朝贺，命天种子天富命主祭祀，掌朝政。可美真手命献十种天瑞宝及劔灵剑。二年春二月乙巳，定功行赏，赐道臣命宅地于筑坂邑。使大来目居畝傍山西，号来目邑。以椎根津彦为倭国造，弟猾为猛田县主，弟矶城为矶城县主，八头尺鸟等赏赐有差。</p>	
崇神天皇	<p>崇神天皇六年，百姓流离，有背叛者。帝忧之，请罪神祇。前是，祭天照大神及倭大国魂神于殿内，神物、官物同此寝处。帝惧其渎，使皇女丰锹入姬迁奉神镜、剑于倭笠缝邑矶城神籥，别摸铸镜、剑为护身之宝。明年诏曰：“孤不天，获咎于神祇，屡降鞠凶，其命龟卜。”于是帝幸神浅茅原，祭八十万神，</p>		<p>崇神天皇六年百姓流离，或有背叛。帝忧之，请罪神祇。先是，祭天照大神及倭大国魂神于殿内，神物、官物未尝分别。帝畏其渎神，使皇女丰锹入姬迁奉神镜、剑于倭笠缝邑祭天照大神，别摸造镜、剑为护身御玺，又命皇女淳古名城入姬，祭倭大国魂神。七年春二月辛卯，诏曰：“昔我皇祖大启鸿基，圣业逾</p>

	<p>亲卜之。神凭倭迹迹日百袭姬曰：“帝诚忧国，宜祭我。”帝问曰：“何神？”曰：“我是倭国域内之神，名大物主。”帝乃祀之，然卒不获福。帝斋戒沐浴以祈曰：“朕礼神有所未尽耶？何为不享？”是夜梦神诲曰：“使我子大田田根子祭我，内国自静平，外国亦来归。”倭迹迹日百袭姬、大水口宿祢、伊势麻绩君皆梦神诲曰：“使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神，使市矶长尾市祭大国魂神，乃太平矣。”帝闻之大喜，诏求大田田根子，获之茅渟县陶邑，乃使伊香雄以币物聘之，使根子祭大物主神，使长尾市祭倭大国魂神，后又祭八十万神，定置天神庙、地祇庙及神地、神户，于是疾疫始息，岁丰民和。八年，以高桥邑人活目为大神掌酒，又使大田田根子祭大神。明年，帝感梦以赤盾赤矛祀黑坂神，以黑盾黑矛祀大坂神。</p>		<p>高，王风转盛。不意今当朕世，数有灾害，恐朝无善政，取咎于神祇，盍命神龟以极致灾之由。”于是帝乃幸神浅茅原，卜之于八十万神，神凭倭迹迹日百袭姬曰：“天皇何忧国之不治，若能祭我，国自平矣。”帝问曰：“何神也？”答曰：“我是倭国域内之神，名大物主。”帝乃祀之，然竟不验。帝斋戒祈之曰：“朕礼神有所未尽耶？何为不享？”是夜梦神诲曰：“令我儿大田田根子祭我，国自平矣，海外之国，亦当来归。”秋八月己酉，倭迹速神浅茅原目妙姬，大水口宿祢、伊势麻绩君皆梦得神诲曰：“令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神，使市矶长尾市祭大国魂神，天下太平矣。”帝闻之大悦，诏天下求大田田根子，得之茅渟县陶邑，帝乃卜使伊香雄为神币，吉。卜并祭它神，不吉。冬十一月乙卯，使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神，长尾市祭倭大</p>
--	--	--	---

		<p>国魂神，然后卜祭它神，吉。乃别祭八十万神，定天社国神地神户，于是疾疫始息，五穀丰穰，百姓安矣。八年夏四月乙卯，以高桥邑人活目为大神掌酒，冬十二月乙卯，令大田田根子祭大神。活日献神酒于帝，因宴神宫。九年夏四月己酉，帝感梦以赤盾赤矛祀墨坂神，以黑盾黑矛祀大坂神，奉币帛于河濑御尾神。</p>
垂仁天皇	<p>垂仁天皇二十五年，诏曰：“我先皇翼翼小心礼祭神祇，是以安平康乐。朕以否德，谬纒神绪，岂得有怠。”三月，使女皇倭姬代丰锹入姬掌天照大神祭祀，于是倭姬求祭地。初诣菟田筱幡，过近江，经美浓，至伊势，终以神梦定庙于伊势之五十铃川上，名曰五十铃庙，以中臣祖大鹿岛命为祭主。明年，又迁神庙于渡会。二十七年，将以兵器为祭币，纳之神庙，卜之吉，乃纳弓矢刀剑于诸庙，</p>	<p>垂仁天皇二十五年春二月甲子，诏曰：“我先皇惟叡作圣，钦明聪达，深执谦损，志怀冲退，绸缪机衡，礼祭神祇，克己勤躬，日慎一日，是以人民当足，天下太平，今当朕世，祭祀神祇，岂得有怠。”三月丙申，使女皇倭姬代丰锹入姬掌天照大神，倭姬求祭地。诣菟田筱幡，转入近江，经美浓，至伊势，適有神诲曰：“吾欲居是国。”乃立祠伊势，造斋宫于五十铃川上，是谓矶宫，大鹿岛命</p>

	<p>以兵器祭神始于此，更定神地、神户。三十九年，皇子五十琼敷命铸剑一千口，藏之石上神庙。帝使五十琼敷命掌神宝。八十七年，五十琼敷谓女弟大中姬曰：“我老矣，女代我掌神宝。”大中姬辞曰：“吾女，弱，安能登神库。”五十琼敷命曰：“宝库虽高，我能造梯。”大中姬不肯，遂使物部十千根掌之，于是物部连等世世得掌宝神。</p>		<p>为祭主。二十六年秋八月庚辰，遣物部十千根检出云神宝，仍命掌之。冬十月甲子，迁天照大神宫于渡遇。二十七年秋八己卯，令祠官卜兵器为祭币，吉，乃纳弓矢刀于诸社，更定神地神户，以时祭之，以兵器祭神，始于此。三十九年冬十月，皇子五十琼敷命铸剑一千口，藏之石上神庙。帝使五十琼敷命掌神宝。八十七年春二月，五十琼敷谓妹大中姬曰：“吾老矣，汝代我掌神宝。”大中姬辞曰：“吾女，弱，安能登神库。”五十琼敷命曰：“宝库虽高，吾能造梯。”大中姬遂使物部十千根掌之。</p>
用明天皇	<p>用明天皇二年，诏礼神祇，行新尝祭于磐余河上，于是有践祚大尝之祭。</p>		<p>用明天皇二年夏四月丙午，御新尝祭于磐余河上。</p>
孝德天皇	<p>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帝询群臣以治民之要。大臣苏我石川麻吕奏请先祭神祇，然后议政事，于是有神祇事务先于庶政之典。</p>		<p>孝德天皇大化元年秋七月己卯，帝询群臣以治民之要。庚辰大臣苏我石川麻吕奏曰：“请先祭神祇，然后议政事。”是日遣倭比罗夫于尾张忌部子</p>

			麻吕于美浓，课神币。八庚子，拜东国国司，造户籍。
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元年，赐中臣、忌部及神官人国郡司以下奉大尝者禄，郡司并赐爵一级，于是有神官与祭普赐爵禄之例。二年八月，诏四方行大解除，令国造输袂具，于是有司输袂之例。九月，神官奏新尝大祭，卜以尾张、山田、丹波、河沙为斋忌，于是有国郡斋忌之例。三年春，普奉币于天下诸社，以祈年谷，于是有每岁祈年之祭。十三年，始迁奉神宝于伊势两大神宫，于是有神宫迁宫之仪。		天武天皇元年冬十二月丙戌，赐中臣忌部及神官人播磨丹波二国郡司以下奉尝者禄，郡司等赐爵一级……三年春正月戊辰，奉币诸社……十三年秋九月癸丑，始奉神宝于伊势两大神宫。
朱鸟天皇	朱鸟天皇元年，帝不预，卜之，草薙剑为崇，即日祀之尾张热田社。		朱鸟天皇元年……六月戊申，帝不预，卜之，草薙剑为崇，即日祀之尾张热田社。
持统天皇	持统天皇三年，百官会于神祇官，奉宣天神地祇之事。六年，神祇官奏上神宝书四卷。		持统天皇三年秋八月壬午，百官会于神祇官，奉宣天神地祇之事……六年……秋九月丙午，神祇官奏上神宝书四卷。

通过分析可知，在《日本国志》卷三十七“礼俗志”四中，分为神道、佛教、氏族和社会四项内容，其中，神道部分对历史上 16 名天皇（神武天皇至明治天皇）作了记载，

除明治天皇外，其他 15 位天皇的事项皆程度不等地征引了《国史纪事本末》卷一全部和卷二的相关内容，其文字与《国史纪事本末》一书相同或相近。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凡例》中说：“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由此可见，《日本国志》还征引了明治政府颁布的条令典章，包括“布告之书”、“官省年报”、“各官省职别章程”、“条教号令”等。如在《日本国志·地理志》中有关府县沿革的记载黄遵宪就引用了日本政府的统计表：“维新之后，变封建为郡县，其分合兴废，盖朝令夕改，月异而岁不同，有难于一一分载者。故志中仍分国叙事，而别以府县沿革，著之此表。凡府县所辖之国，或属一府县，或属两府县，均分别揭载；所辖之郡，则隶于一府县者从略，分隶于两府县者详记其名。”在《日本国志·物产志》中有关全国物产的记载作者也引用了日本政府的统计表：“自明治七年，飭令诸国调查物产，编制为表，故每岁国产可知其概。合全国物力，计岁出五亿馀万而已。凡输出巨款，既分条胪载，其余各物，今据明治八年所编表，具列于左，俾令覘国势者，知其盛衰焉。”类似的统计表格，在《日本国志》中多达 135 处。

黄遵宪认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制是治国的根本，他说：“余观欧美大小诸国，无论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国而已矣！”他认为无论是君主制亦或是民主共和制，都应依照法律治理国家，个人也必须依法行事：“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举所谓正名定分，息争弭患，一以法行之”。为此，他在《刑法志》中详细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照西法制订的法律制度。几乎全文抄录了日本 1881 年颁布的《治罪法》（即刑法），并加以提要说明，以供中国立法时参考。

## （2）《职官志》

蒲生秀实撰于日本天宝六年（1835 年），六册，汉字写成，中间夹以双行小注，书中对日本官制沿革、官职等级、俸禄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据笔者将《职官志》与《日本国志·职官志》的内容加以对比分析可知，《日本国志·职官志》所记述日本的官制、等级、俸禄、勋位、章服、黜陟以及各职能部门若太政官、元老院、外务省、内务省、大藏省、陆军省、海军省、文部省、农商务省、工部省、司法省、大审院、裁判所、宫内省、开拓使、警视厅、府县等的内容与《职官志》中所记的内容相近，如：在介绍官职沿革时，《职官志》的记载为：王者之道，礼以成之，礼在官得其职。名位无愆，粤自天皇受命，君臣分定，淳古之世。犹有名位，盖在文官曰臣，武官曰连。侍卫之官曰宿祢也。外任有伴造。纠合其种姓。有国造镇抚其民社。有县主劝课其农功……仲哀帝之初，大伴连武持为大连。大臣大连，分职文武，其得贤相良将……孝德中兴，置左右大臣。寻置八省百官。鎌子时犹以内臣用事于枢要。天智登极，遂昇为内大臣……当是时，制令，又置大政大臣。”而

黄遵宪. 日本国志·地理志[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053.

黄遵宪. 日本国志·物产志一[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520.

黄遵宪. 日本国志·刑法志一[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322.

同上.

王晓秋. 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J]. 近代史研究，1980，3：192.

《日本国志·职官志一》中的记述为：“神武时，有将，有相，有国造，有县主……仲哀帝加置大连，与大臣列。孝德帝时始废大连，定置左右大臣，亦加置内大臣，终置太政大臣。”而且对于官职等级、俸禄、勋位、章服、黜陟的介绍，在《职官志》中是以小注的形式分在每个官职后即有介绍，在《日本国志·职官志一》中则是分类加以介绍，但内容基本与前者相同相近，由此可知，《日本国志·职官志》的部分资料来自《职官志》。

除此之外，《日本国志·国统志》，《日本国志·兵志》，《日本国志·刑法志》等部分，也参考了《大日本史》、《国史略》中的相关内容，而以“外氏史曰”发表评论的形式则模仿于《日本外史》。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国志》所引史料为当时有相当影响力和学术价值较高的史料，而且在引用时也并非盲目地全盘接受、照抄照搬，而是根据撰写的需要对资料分析整理，考之以他文，从中选择至真至善的资料，择其言尤雅者，断之于一心，纳入自己的编纂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古代史籍，素少典志体裁，而明治维新史资料也是零散不全，黄遵宪访古辑佚，爬梳条理，写成一部细密周详的典志，即于当时日本亦属少见，足值称道。

## （二）口碑资料

黄遵宪驻日前后仅四年有余，且不通日本语言，故要编纂一部包罗日本历史各个方面的史书，确非易事，特别是典章制度方面，日本国内缺乏志体，日本的学者即便有以典制体的形式编撰一部志书的愿望，但因资料的缺乏也不能完成，日本友人冈千仞就曾对黄遵宪说：“此事水户史官所欲为而不能为，盖无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无史料耳。”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亦叹道：“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因此，要撰写好一部为探求日本历史发展尤其是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轨迹以资国人镜鉴的《日本国志》，仅靠目前所有的史料是远远不够的。黄遵宪在广泛参阅现有的中日史料的基础上，利用其职务的便利，经常与当时日本国内精通汉学的硕学鸿儒们以笔谈的形式进行交流与沟通，从中也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据黄遵宪自称：“遵宪来东，士大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通读《人境庐诗草》可知，当时与他交往的日本友人，便有石川鸿斋、伊藤博文、榎本武扬、大山岩、浅田惟常、重野安绎、宫本小一、大沼厚、南摩纲纪、龟谷省轩、岩谷修、蒲生重章、青山延寿、小野长愿、森鲁直、冈千仞、鲈元邦、宫岛诚一郎、秋月种树、日下部东作等二十余名，他们多为明治初期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汉学家，而且大多曾在修史馆任职，具有很高的史学素养。其中，青山延寿出身于日本最著名的史学世家，冈千仞也是成就卓著的史学家，他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A].见毕于吉.中国古典名著[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8.

郑子瑜，（日）实藤惠秀.黄遵宪与日本友人谈话遗稿[A].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321.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七四首[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30.

黄遵宪.中学习字本序.见：郑海麟，张伟雄.黄遵宪文集[M].东京：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社，1991：111.

们在史料的收集、整理、翻译等方面为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现择其要者分析如下：

## 1. 宫岛诚一郎

宫岛诚一郎（1838—1911），字栗香、栗芴，号养浩堂，曾供职于左院、修史局、宫内省等，后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著有《国宪编纂起源》、《养浩堂诗集》等，先后任职于修史馆与宫内省，因此能够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写作提供诸多资料方面的协助。

譬如，1879年（明治十二年）3月31日，黄遵宪致函宫岛说：“德行自藤惺窝、文章自物徂徠以下诸公，乞条其名字、籍贯、所著之书，一一以告。汉学、宋学又当分别，文章则文与诗又分举为妙也。暇乞践诺是感。”毋庸置疑，黄遵宪是在为撰写《日本国志·学术志》中的汉学部分而请求宫岛提供日本汉学发展史的有关资料。

由于当时宫岛正任职于宫内省，对朝会和祭祀等方面的情况较为熟悉，黄遵宪特地向他请教有关朝会和祭祀方面的问题：“有礼俗志一篇，中分十二目，有曰朝会，有曰祭祀者，此二事缺焉不详。阁下方官宫内省，必能缕悉之，幸于暇时别纸条示，感戴不尽……以上所问，据现今所行而答。其古时制度，且略而弗道。阁下若有不及尽知者，祈转询之友人，是所至禱。”随后，黄遵宪便开列了有关朝会和祭祀方面的十一项疑问，请求宫岛根据现行制度予以回答，对此，宫岛回答道：“朝会祭祀许之，现以假皇居，未有确制。古制则详于邦典，阁下应悉知。朝会规则现于式部寮议定之，阁下若求之，则缓求之。比阁下尊著渐成，必应定制。虽然，大抵假定之制度有之，仆为阁下徐应编纂之。”表示愿意为黄遵宪提供帮助。不久，宫岛即将有关朝会、祭祀的暂行规定《现行假例》交给了黄遵宪。

今阅《日本国志·礼俗志》有关朝会、祭祀之记载，其中朝会包括新年朝贺、新年宴会、纪元节宴会、天长节宴会、每月赐宴、新年祭、元始祭、祈年祭、春秋季皇灵祭、新尝祭、祭祢庙、祭陵等条目，分门别类，条理分明。而在最后的小注部分，黄遵宪写道：“以上今礼，从宫内书记询问得之，名曰《现行假例》，谓暂时所行，非典制也。明治以来，百度修明，独于祭祀之礼缺而未备。盖中兴日浅，庶政草创，有所未暇，抑亦视之不甚重也。”显然，此处所谓宫内书记是指宫岛诚一郎，所言《现行假例》即为前述宫岛所提供者。

然而，黄遵宪所需的有关军事机密的内容，宫岛却无法提供。如1881年（明治十四年）7月，黄遵宪致宫岛说：“仆所撰《日本志》将近脱稿，中有海军一门，因海军尚无

---

郑子瑜，（日）实藤惠秀·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等笔谈[A]. 见：陈铮·黄遵宪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765.

此十一项问题如下：一问、朝会日期（如天长节之类）。一问、常朝仪式。一问、朝会时尚有卤簿否？一问、朝会时仪式。一问、宫中女官参朝仪式。一问、天子亲祭之神。一问、遣使祭告之神。一问、祭祀仪式。一问、祭祀时供设品物。一问、祭祀时祝辞。一问、臣庶家祭祀仪式。

同。

黄遵宪·日本国志·礼俗志一[A]. 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434.

年报，拉杂采辑，虑不免有误，且尚有一二询请之事，因念令弟小森泽君今官海军，仆亦叨有一面之识，不揣冒昧，敬以奉恳。”黄遵宪列出五个问题请其解答。宫岛回函说：“所示海军船舰表并兵学校规则其余数件，仆已领命。弟小森泽长政现奉职东海镇守府，常在横滨总辖诸舰。阁下所云，仆已转致。”但是，不久宫岛转来小森泽婉言回绝的口信：“秘史之职，事无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则不能私告。若转照之本省书记，则知之亦甚容易耳”。《日本国志·兵志》中有关海军的记述与陆军相比，内容相对简略，其原因大概与所需资料无法得以满足有关。

## 2. 青山延寿

青山延寿（1820—1906），字季卿，号铁枪，生于史学世家，著《铁枪斋文集》、《皇朝金鉴》、《大日本史地理志稿》、《读史杂咏》、《读史偶笔》等。其父青山延于，其兄青山延光，均为水户史学的著名学者。黄遵宪对青山父子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之史，以汉文纪事者，莫善于《大日本史》，而其书实出水户藩士之手。水户藩号多贤，有青山云龙（延于）氏者，世以史学鸣，其伯子延光，继《大日本史》后，为《纪事本末》一书，而史体始备。余来日本，即闻青山氏名，后得与其季子延寿交。延寿官于史馆，平生所著述，多涉国史，与之征文考献，无能出其右者”，“青山君以史世家，博洽多闻，品最高雅”。由此可知，青山延寿对日本学造诣最深。

1878年（明治十一年）3月23日，青山延寿访问公使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举行笔谈，以下是何如璋与青山之间的问答：

（一）如璋：君在史馆现编何书？贵国史有各志否？如有成书，乞惠示一观为快。

青山：仆在史馆，搜索史料，是其任也。如撰修则在编修职，今仆所在，辑各藩史料也。《大日本史》有十一志略已就绪，兵志、刑法志已刻成，其他校合未毕也。

据此可知，青山在史馆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史料，《大日本史》11志中只有《兵志》和《刑法志》已经刻成，其他各志并未校合完毕。因此，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时，除兵、刑二志外，其余诸志皆未能参照。

（二）如璋：贵国维新之后，改革纷纭，先置六十馀府县，顷定三府三十五县，封域已尽否？又近日兵刑各大政如何？所改定者有编辑成书者乎？愿阅其略。

---

黄遵宪. 致宫岛诚一郎函[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331.

此五个问题分别是：一、今送到海军船舰表共四纸，中有错误者祈为改正，有疏漏者祈为补入。一、问海军兵学校规则，明治四年正月十日太政官布告者，今犹用否？若有新规则，可以借示否？一、海军新设规程局，敢问所司何事？一、问海军兵卒（专指下卒）规则可借示否？兵卒每月给俸一元七十钱，有等第否？一、问海军每岁经费何项用多少？可示其大概否？

同：332.

同上.

郑海麟，张伟雄. 黄遵宪文集[M]. 东京：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社，1991：113.

郑子瑜，（日）实藤惠秀. 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5：571.

郑子瑜，（日）实藤惠秀. 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5：571.

青山：如《日本史》志表，读《感旧篇》中《丰田天功墓铭》，其详可得而知矣。在贵国而所论周当尔；在吾邦，自有正史在；舍正史猥论之，实不知国体也。

在此，青山延寿为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中有关维新后府县的设置情况提供了搜索资料的线索，随后青山延寿还就赖山阳与新井白石之异向何如璋和黄遵宪作了介绍：“山阳之前有新井白石者，德川氏一代伟人，其论大率以和文，如《日本史论赞》，亦在吾邦，则世之所称。《外史》之前，有《逸史》者，记德川之事可见；且各议论，则醇中儒者也，不似山阳纵横縈论矣。”

### 3. 石川鸿斋

石川鸿斋（1833—1918），名英，字君毕，号鸿斋、芝山外史等，三河丰桥人，在诗文方面造诣较深，亦擅长山水人物画，著有《精注唐宋八大家文》、《日本八大家文读本》、《日本外史纂论》、《芝山一笑》等。在1879年，黄遵宪所撰的《日本杂事诗》中有石川鸿斋的题跋。黄遵宪在与石川鸿斋的交谈中也得到了许多资料和帮助。

（一）1878年（明治十一年）6月16日，黄遵宪与石川鸿斋等人进行笔谈，以下是黄遵宪与石川鸿斋之间的谈话：

公度：有蒲生成章者何如？又有芳野金陵老辈又何如？蒲生之全书有藏之否？仆颇欲讨论。贵国典章，闻《礼仪类典》五百余册，恨非汉文，《大日本史》之十二志又未刊行，有何书可以供读否？敢问。

鸿斋：全书无。仆处古书无可证者间有之者，皆敝国之文。史书《大日本史》既尽矣，其他糟粕耳。以敝文所志，间有数卷中仅仅得一二段耳，未备也。

公度：《大日本史》有纪传而无表志。欲考典章，必于志乎。仆急急欲得如史志诸书览之，恨其不知也。

鸿斋：《日本外史》初卷有引书标目，仆不悉记，请在馆中示之耳。

公度：各史所引书目多和文者，仆意欲得汉文耳。

鸿斋：有和文者，有汉文者。然汉文前古草昧未开，惟缀文字耳，恐文法不调，倒转助字，不得其法，难读也。然一一皆示焉。请取来《外史》标目。山阳著《外史》，文章粗漏，实事大误，非士君子间可行者。二十年前，有盐谷宕阴者，蒙台命，欲著国史，不成而歿，于今为遗憾。其草稿，其家仅在，然不全备也。

由于《大日本史》表志部分此时尚未刊行，黄遵宪请石川鸿斋为其推荐有关日本典章的史志书籍。对此，石川鸿斋介绍说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中列有引书目录，并向他简要介绍了盐谷宕阴欲著国史之事。

---

同上：576.

同上：576-577.

郑子瑜，（日）实藤惠秀. 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634-635.

(二) 在 1878 年(明治十一年)11 月 21 日的笔谈中,黄遵宪请石川鸿斋代为翻译岩垣松苗的《国史略》:

公度:此篇自“政体”以下,祈代为译汉,但何以酬劳,祈足下自度,与王漆园言之。

鸿斋:政体以来迄尾译之欤?

公度:是书译毕,他尚有烦君者。一切纸笔之费,仆以为不如计篇数,如每十篇需多少,足下自审度之可也。

鸿斋:此文鄙拙,译之不甚佳,惟贯串意而已。仆尘事多端,请限今年毕业。

公度:是文虽鄙,阁下熟史,以意润色贯穿之可也。他日携归,可为君刊行之。

……

公度:仆阅史,喜阅志,故求足下先为此。

鸿斋:译新闻纸布令者,有其人乎?未否?

公度:此间本有翻译冯姓者为之,然仆观之,不译亦知其事也。

在笔谈中,黄遵宪不仅委托石川鸿斋翻译《国史略》的部分章节,而且提出译毕后,还有其他史籍需要石川继续帮忙,可见,石川鸿斋为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时采集资料提供了极大帮助。此外,石川鸿斋还说:“敝国以文章名世者,五六十年来,颇有其人,曰佐藤一斋也,安积良斋也,野田笛浦也,斋藤拙堂也,盐谷宕阴也,安井息轩也,藤森弘菴也,林鹤梁也,紫野栗山也,尾藤二洲也,木贺浮风也。其他减一等者,赖山阳也,篠崎小竹也,堀田虎山也。其他皆琐琐屑屑,不足见……此中亦取纯粹者,以息轩、宕阴、良斋、一斋为最……在世之人,其文甚少,在东京者,仅仅不足屈指:大桥讷庵(在小梅)古贺谨一(在浅草),其他不知也。在编修官者,以川田刚、重野安绎、中村、青山等为魁首。”在此,石川鸿斋将日本著名学者向黄遵宪作一介绍,使其对日本学者有了更深的了解,有助于黄遵宪在撰写《日本国志》时搜集并择取资料。

#### 4. 龟谷省轩

龟谷省轩(1838—1913),名行,字子省,号省轩,擅长诗文,曾任太政官少史、修史庶务、记录局长等职,著有《省轩文稿》、《论语管见》、《论语汇纂》、《咏史乐府》、《近世义烈传》等。黄遵宪曾对日本友人说:“仆来此,最亲慕者,龟谷子一人。”足见其对龟谷非常推崇。

按史载,1879年(明治十二年)12月18日,黄遵宪曾与龟谷进行笔谈,其中内容多涉及《日本国志》的编纂问题,内容如下:

---

同上:680.

同上:633-634.

郑子瑜,(日)实藤惠秀.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690.

省轩：阁下近来有何著述？

公度：近来方编《日本国志》，恐至明年此时方能脱稿，为目十有二：曰国统，曰邻交，曰天文，曰地舆，曰职官，曰食货，曰兵，曰刑，曰学术，曰礼俗，曰物产，曰工艺，成书约有五六十卷。

省轩：所引之书已具否？亦应言之。

公度：其不备不全者，当一一请教。虽然，仆之此书，期于有用，故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也。

据此笔谈可知，黄遵宪对于《日本国志》篇目的构想最早形成于此时。原定的12目中除“地舆”改为“地理志”外，其他篇名与成稿后的《日本国志》中的篇名相同，只是卷数由原定的五十六卷减少至四十卷。

值得指出的是，在笔谈中，龟谷省轩说：“敝土先辈，眼孔甚小，未见及之者。独伊藤东涯著《制度通》”，“塙忠敬今官史局，其父保已以盲著书”，“羽仓胜堂著《甘雨亭丛书》，亦塙之类也，卷数未及五十”；“白石著书百馀部，多有用书……《白石诗草》……有韩人序跋”。在此，龟谷省轩向黄遵宪所做的介绍，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黄遵宪对有关日本史学的知识。

以上据现有笔谈史料，主要介绍了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石川鸿斋、龟谷省轩等日本友人对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的协助情况，黄遵宪通过与他们进行笔谈的形式为撰写《日本国志》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更加充实了《日本国志》的内容，提高了其史料方面的价值。

### （三）实物资料

黄遵宪在驻日期间，茶余饭后，在繁忙的工作间隙皆留心日本自维新以来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不仅有日本秀丽的山川景致，更有其风土人情与民风习俗。作为一名史学家，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的写作过程中，不仅征引大量的中外史籍，而且更注重实物资料的收集取证，验之以实事，这更是《日本国志》高人一筹的史料价值所在。

譬如，《后汉书·倭传》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日本垂仁天皇八六年）倭国奉贡朝贺时“光武赐以印绶”一事，此印被筑前那珂郡人（今福冈县志贺岛）于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年）掘得，上刻有“汉委奴国王”五字。黄遵宪在日本博物馆亲眼所见此印后，他以实物证实《后汉书》所记确有其事：“后委奴国王遣使奉贡朝贺于汉，使人自称大夫。光武帝赐以印绶。日本天明四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一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为柱，中有金印，蛇纽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余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并

---

同上：692.

同上.

同：693.

同上.

同上.

黄遵宪. 日本国志·邻交志上[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932.

向中国人介绍此印的发现经过。

又如，对于《三国志》和《后汉书·倭国传》所记载“徐福东渡”一事，黄遵宪亲见徐福祠和墓之后确信确有此事发生：“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征也。”

再如，《日本国志·学术志一》在论及日本学校中有关所版刻的书籍的种类时说：“现今坊间所最通行者为法律书、农书及小学教科书云。”而且也说到学校的机构设置，“复有书籍馆，汇聚古今图书，以纵人观览。统计全国官私书籍馆十六所，藏和汉书凡二十六万九千六百馀卷，洋书十八万二百馀卷。馆中各有章程，有愿读某书者，悉许入览，惟不许携出。”

随着时代的交替，其风俗习惯也有所异。在《日本国志·礼俗志二》中，有关妇女剃眉、黑齿的叙述与以往史书的记载则大不相同：“妇人已嫁，剃眉，以墨画于额上，亦多不画者。妇已嫁，则涅齿，使黑如漆。《魏志》、《汉书》有黑齿国名，此风久矣。明治初年，下令革旧，今则齿如贝编，眉如蛾弯矣。”有关文身的记载为：“文身旧俗，今犹有存，胸背、手足刺为鸟兽、鳞介、花草、果木之形亦或绘人物故事，涅之以蓝，光怪陆离，不可逼视。其象蛟龙者作鳞之，而轩腾若生云，入水可辟水怪。圉人仆御，十人而九，士夫以上罕为之者。”有关丹朱塗身的记述为：“《后汉书》称丹朱塗身。或古男子喜剃面傅粉，搔头施朱，如梁朝贵游子弟耶！今女子多傅脂粉，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亦傅粉如其面。然塗身之说，殆谓此欤？否则，古之文身用丹朱，不用蓝也。”不仅如此，黄遵宪还认真观察了日本人所穿衣服与古书记载的不同之处，在言及衣裳时称：“上古女裳男袴。《神代纪》：‘大神结发为髻，缚裳为袴。’《日本纪纂疏》：‘下衣曰裳，胫衣曰袴，男女通用。’今女既不裳，男子以裳为礼服。其制，系于衣表，周围无袂，裳之下方有裆，分跨两足，有似今华人袴，惟裆在上在下不同耳。着裳由下而上，系带于腰。盖今俗足无袴，跪坐于席，两膝着地，时或露踝，以裳围之则不复露，故以为礼服也。”对裤、袴、中单的描述为：“在表曰裳，在里曰袴，即《日本纪疏》所谓‘下衣曰裳，胫衣曰袴’。《古事纪》：‘矢漏于袴’，知为褻衣。袴或作裤，有外见者。《古事纪》：赐赤衣裤，又王子服布衣裤，又以布迟葛一夜缝衣裤，盖亦胫衣而外露者也。《雄略纪》歌词‘袴有表里’。然古虽有袴，要不过胫衣以布裹足耳，实无袴裆。今俗男女皆不袴。女衣里有围裙，《礼》所谓中单，《汉书》所谓中裙是也。”还有，如《礼俗志三》对有关日本“乐舞”、“芝居”、“踊子”、“游宴”等风俗的描写，《地理志一》对日本“远江”、“相模”两地区风土民情的记述，其资料显然也是通过实地考察而得来的。周作人对《日本国志》的《学术志》和《礼俗志》给予很高的评价：“黄著四十卷，地理才有三卷，刑法、食货共得十一卷，若其最有特色，前无古人者，当推学术、礼俗二志，有见识，有风趣，盖惟思想家与诗人合并，乃能有此耳。”

黄遵宪. 日本国志·国统志一[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94.

黄遵宪. 日本国志·学术志一[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413.

黄遵宪. 日本国志·礼俗志二[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445-1446.

黄遵宪. 日本国志·礼俗志[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449.

钟叔河. 知堂书话（上）[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07.

总之,《日本国志》在资料的来源与运用上,或引用史料价值较高的文字记载,或通过博学多闻的学者的交流获取资料,或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的取得,不仅表现了黄遵宪慧眼识珠的判断力和驾驭资料的非凡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作为一名史学家所具备的优秀素质,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为国人展现了一部详细记录日本各方面情况的明治维新史,在中国的文献学史上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 四、《日本国志》的文献编纂思想与特点

### (一) 文献编纂思想

作为一部以史志体裁写成的专著,《日本国志》的文献编纂思想,在清末由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转变过程中,在中国传统文献学向近代文献学的跨越中,在具有古代封建性的文献编纂方法向近代先进性的文献编纂方法的过渡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创辟作用。

兹将《日本国志》所体现出的文献编纂思想分析条举如下:

#### 1. 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资料

清代史学思想中批判专制的见解,反思制度之得失的观念,重视人之个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以及严于考订的治史方法,都被后人吸收,成为建构新史学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尤其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黄遵宪继承了这一传统,认为:“正闰之辨,为史家聚讼之端。”为了对历史进行真实可靠的记载,以五行相胜说附会王朝历史的唯心之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认识到“统系绝续之交,疆域分析之世,古今事变至多,欲强举正统以归之谁某,终不能执一义以自圆其说”,认为“正闰之辩”是没有“自然不可移易之义”。在此,他反对在记载历史时以所谓正统闰统之分,因此,他跳出了“正统论”的框框,在记述历史事件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国志》史实的可靠性。

黄遵宪认为“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闇”。所以,他很重视亲自作实地调查研究,尤其注意收集第一手资料,认为“不识所以然,或见古人有为之者,则附会之,其云可平可仄,大壮大武断”。他倡导博求征实,主张治史求实求真,稽其异同,核其虚实,主张博古通今的考订辨伪,将考证寓于治史之中。正如顾炎武所说:“有

王记录.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2: 5.

黄遵宪. 日本国志·卷首[A]. 见: 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890.

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A]. 见: 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821.

郑子瑜, (日) 实藤惠秀.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谈话遗稿[A]. 见: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114.

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彰显多疑阙伪的写作精神。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大量参阅了中国历代史籍，尤其是正史和学术价值较高的相关史籍，使自己的思想不拘于一隅，严谨治学的态度贯穿于编撰进程之中。他不被片面言语所羁绊，眼光长远，思路开阔，综合运用古今、中外各种史料，互参互校，互相考订，以还历史以真相。譬如，《隋书·倭国传》记日本遣隋使小德阿辈，黄遵宪根据《大日本史》指出，小德阿辈即难波天皇派遣的使臣难波雄成的译音：“及至难波，帝遣难波雄成”在小注中说：“《隋书》作小德阿辈台，译音也。”还指出大礼哥多毗即额田部比罗夫的译音：“又遣田部比罗夫。”在小注中说：“《隋书》作大礼哥多毗，译音也。”又如，《旧唐书·倭国传》记贞观五年遣新州刺史高表仁往日本事，《新唐书·日本传》将高表仁误作高仁表，黄遵宪参考《日本书纪》等记载，指出应作高表仁：“唐使新州刺史高表仁。”在小注中说：“《新唐书》作仁表，《旧书》作表仁。《日本书纪》亦作表仁，今从之。”足见他治学态度之谨严和引用史料之慎重。黄遵宪重视博求史实，强调考订辨伪，把史学的经世意识建立在客观实证性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持论有据，征实去伪，使自己所撰之书成为信史而取信于后世，因此，《日本国志》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鸣世之作。

## 2. 以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历史

有清一代，诸大家在撰述时汉宋兼采，注重实事、事功的实学思想，重义理又重征实。尤其于乾嘉时期，汉学鼎盛，更重求真求实，他们不尚空言，反对无谓褒贬，征实求真始终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在文献编纂思想上变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改空谈为实证，是清代文献学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清代文献学贯彻始终的思想。在历史评价标准上，由推崇道德主义到崇尚“实事求是”的思想体现在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正如钱大昕所说：“史者，纪实之书也”，故在记述一国历史时应遵循“叙一国之事，用其本国之元，自古良史之法固如此”，主张尊重史实，把历史的真实面目交还给历史本身。

黄遵宪在编纂《日本国志》时就以“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作为自己首要的指导原则。他摒弃了以往有些学者撰写史书时那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妄自尊大态度，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注重纪实，尊重日本民族，立于两国平等相待的立场来写作，在记述历史时不妄加个人的感情色彩。在《日本国志·凡例》中，黄遵宪强调“史家纪述，务从实录”，批评“以内辞尊本国，北称索虏，南号岛夷”的传统史书写作笔法乃“狭隘

---

潘耒. 日知录序[A]. 见：顾炎武. 日知录[M]. 清康熙 34 年：3.

黄遵宪. 日本国志·邻交志一》，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935.

同上.

同：936.

王记录.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黄山书社，2002：3.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春秋论[A]. 见：陈文和. 嘉定钱大昕全集（九）[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20.

同上.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卢氏群书拾补序[A]. 见：陈文和. 嘉定钱大昕全集（九）[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03.

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19.

之见”，痛斥“儒者以笔削说春秋，谓降杞为子，贬荆为人”，是“谬悠之谭”，他反对因个人喜好而无理由地把别国君臣“易其名号”。他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主张“曰皇曰帝概从旧称”，关于帝、皇的称号，一概遵从原来的史实，不无端更改名号，以快己心。对于《日本国志》中写到的官名、地名、事物名，“皆以日本为主，不假别称”。记述史事，均使用日本年号，且不被帝王正闰之辩。黄遵宪在《中东年表》中指出：“正闰之辨所羁绊，为史家聚讼之端，至朱子法《春秋》作《纲目》，大书以纪年，论史者尤于些断断焉。然余考统系绝续之交，疆域分析之世，古今事变至多，欲强举正统以归之谁某，终不能执一义以自圆其说。”这种“正闰之辨”，在形式上看，是对天文历时的不同记载，而实质上却是政治上争权夺势的斗争，其结果却是损害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黄遵宪提出：“余尝以为通史纪年，自大一统以外，当依列国之制各君其国，即各自纪年，即篡贼干统，巨盗窃号，亦当著其事以明正其罪。”因此，对日本历史上分裂时期的各国，他都各自纪年，如实记载。

在《邻交志》中，黄遵宪指出：“史家旧习，尊己侮人，索虏岛夷，互相嘲骂。中国列日本于东夷传，日本史亦列隋唐为元藩传；中国称为倭王，彼亦书隋主唐主。譬之乡邻交骂，于事何益？”他申明自己的著述立场：“今此篇谨遵条约睦邻国书之意，参采中国日本诸书，纪事务实，不为偏袒，曰皇曰帝，亦不贬损，所以破儒者拘墟之见，祛文人浮夸之习也。”这种“纪事务实，不为偏袒”的著史态度，亦即尊重历史，同时也表明黄遵宪在思想上已突破狭隘的“华尊夷卑”的藩篱，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记述历史。

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日本国志》的总体指导原则而贯穿始终，黄遵宪更以深入扎实的研究，实践了自己的文献学观点。

### 3. 以经世致用的思想编撰史书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许多著名的史籍，如《史记》、《通典》等，都很重视对当代史的研究，而且其内容也皆贯穿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思想。诚如章学诚所言：“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其原因则为，时代的交替和社会的变迁，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特征，因此“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而“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即为现实提供借鉴作用。

---

同上。

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19-820.

黄遵宪. 日本国志·中东年表[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90.

同上。

黄遵宪. 日本国志·邻交志一[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935.

章学诚.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A]. 见：叶瑛校注. 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85：870.

中华书局编辑部. 魏源集（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56.

同上：48.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世纬序[A]. 见：陈文和. 嘉定钱大昕全集（九）[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03

所以，史家写史就不能不详近略远，就不能不注重研究当代之事。

黄遵宪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他青年时期所写的诗中即可窥见：“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隸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研习甘剽盗，妄造叢罪愆。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畅流离，高炉爇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因此，《日本国志》不仅仅局限于为历史而历史，或者只是作为史书而流传，而是一种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为适应中国的有志之士学习日本变法改革提供参考、引证的有用资料，从而发挥它的经世作用。《日本国志》是为了给中国的有志之士提供参考和借鉴，是为了发挥经世致用的作用，它并不注重详述日本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史，并未平铺直叙地历述沿革兴废，而是重点突出，精心分配，“儒者之言，当为万事生民虑”，文以贯道，言以匡时，撰写文章的目的在于为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而作，所发表的言论一定要适应时代之需。黄遵宪在介绍日本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风土人情的同时，将主要笔墨放在叙述明治维新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效仿西方推行的各项制度改革上，将日本的革故鼎新如实详细地介绍给中国，以启发国人，为中国的当政者提供借鉴。显然，《日本国志》是黄遵宪为适应当时社会需要而作的，正如范文澜所说，这样的历史著作，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

在《日本国志·凡例》中，黄遵宪指出：“检昨日之历以用之近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贵在识时，要在知彼，所以内容上应该注重于“用”，所谓“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而且为了达到经世的目的，对日本所学习的西方的各项制度更应加以详细论述。在此黄遵宪明确提出该书在内容取舍上，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日本国志》对日本二千多年的历史演变、政治制度、对外交流、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史实的记载时说：“今此编悉以明治十三四年为断，期十五年以后改易新政，当付之补编，俟诸异日。”重点放在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改革发展史上，但同时，《日本国志》对明治维新史的介绍也是详略有别的，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凡例》中说：“若夫八大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皮锡瑞在1897年阅读《日本国志》时亦指出：“明治改元，今三十年，《志》并未言其主英武，似倭之强，非尽由其君所致。而其创议变法者，西乡隆盛以叛诛，大久保利通被刺；其能一变致富强者何人，岂皆井上馨、伊藤博文之力耶？他日见公度将询之。”黄遵宪其着力于

黄遵宪. 人境庐诗草·卷一“杂感一”[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中华书局，2005：75.

郑海麟. 黄遵宪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6：166.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与邱草心书[A]. 见：陈文和. 嘉定钱大昕全集（九）[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614.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世纬论[A]. 见陈文和. 嘉定钱大昕全集（九）[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03.

范文澜.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24.

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21.

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22.

皮锡瑞. 师伏堂未刊日记[A]. 见：湖南历史资料[J].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4：69-70.

记述日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采取的有关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的特点。他还表示：“考古即所以通今。”明确表示自己编纂此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由此可见，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的目的就是详细介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措施，对社会经济、政治、文教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和效果，如《国统志》、《职官志》通过介绍明治维新由最初的官制改革到建立地方议院的过程进行论述，将自己希望以资产阶级立宪制代替封建君主制的思想寄予其中，为中国的当政者提供借鉴。《刑法志》中通过中外法律制度的比较，认为依法治国更能促进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并对日本的法律制度和条文进行详细记述，希望中国的当政者能够仿效。“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这就把文献编纂思想与政治主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黄遵宪还说：“仆之此书，期于有用，故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省年报也。”如《国统志》中有关明治政府重要改革举措的布告、《邻交志》中有关明治政府与各国交涉的布告、《刑法志》中有关《治罪法》和《刑法》的法律条文，以及《天文志》中的太阳历授时略表、《地理志》中的府县沿革表、郡区町村表、《食货志》中的国税表、地方税预算表等共计 135 个统计表，这些资料多采自明治政府发布的布告、法令以及政府各部门的统计报表。显然，黄遵宪希望通过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在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为国内有志维新之士提供历史借鉴，以推动中国的变法自强。

因此，黄遵宪根据时事的需要按照有详有略的原则，对日本历代的典章制度加以详细介绍，在记述的过程中还以双行小字注释的形式对文中的内容加以补充分析说明，且每卷都有“外史氏曰”的评论，表达作者的思想见解。它在继承我国纪传体史书以人物纪传为中心的编撰方法的同时，吸收了纪事本末体中以历史事件为记述中心的优点。因此，是一部以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典章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考古通今，期于有用。察盛衰，辨兴亡，重致用，论史亦论政，将时代精神灌注进史学研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晚清文献学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此，张之洞给予很高评价：“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致功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心时务。”

中国近代洋务派大员李鸿章曾赞誉《日本国志》，“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稽深考，于彼国改法从西，原委订征，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

---

黄遵宪. 日本国志叙[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19.

黄遵楷. 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577.

黄遵宪. 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笔谈[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692。

黄遵宪. 日本国志叙[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19.

郑海麟. 黄遵宪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6：179-180.

王记录.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黄山书社，2002：24.

张之洞. 咨文[A]. 见：黄遵宪. 日本国志[M]. 羊城，富文斋，清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

中，为匡时之具”。

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也称赞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翔实有体”，并且对甲午战前黄遵宪将《日本国志》稿本送达总署而未引起当局者省察深表慨叹：“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布，令彼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袁昶的评论不免对《日本国志》的影响作用有所夸大，但从中亦可看出《日本国志》经世致用的文献编纂特点。

#### 4. 以进化论的历史观著史

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强调事物的质变，主张新旧社会的更易，它认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具有近代辩证法因素。

黄遵宪“相摩而善、相竞而强”的思想在《日本国志·邻交志》中，得以充分体现，黄遵宪分析了西方诸国对立鼎峙、各不相让的局面，并分析了法国十字军起，合纵连横，对外交往日盛，与此同时国势也日渐增强。因此，他认为：“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

黄遵宪在《国统志》中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所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日本今日之兴，始仆幕府，终立国会，固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荡”而成的。他分析了日本治乱的原由有四个方面：一是外戚擅权，在此黄遵宪是从日本由尊王攘夷到倒幕维新的历史过程，去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二是将门擅权，黄遵宪从日本的封建制度方面出发，认为它是“源氏种之，织田氏耕之，丰臣氏耘之，至德川氏而收其利”。并且在此还他引用柳子厚的话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发生历史变化是原因是天意，而不是个人的思想所为，这里所说的天意即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三是处士横议，他认为发生明治维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而另一方面有维新志士的推动作用，他主要列举了源光国的《大日本史》、源松苗的《国史略》、赖襄的《日本政记》、《日本外史》这几部著作中所述的观点，认为“诸国处士又潜结公卿，密连大藩，以倾幕府。”四是庶人议政，提倡民主共和。他：日本“盖自封建以后，尊卑之分，上下悬绝。其列于平民者，不得与藩士通婚嫁，不得骑马，不得衣丝，不得佩刀剑。而苛赋重敛，公七民三。富商豪农，别有借派。间或罹罪，并无颁行一定之律，畸轻畸重，唯刑吏之意，小民任其鱼肉，含冤茹苦，无可控诉，或越分而上请，奏疏未上，刀锯旋加，瞻仰君门，如天如神，穷高

---

李鸿章. 日本国志·禀批[A]. 见：黄遵宪. 日本国志[M]. 羊城，富文斋，清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

吴天任. 黄公度先生传稿[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2：366.

黄遵宪. 日本国志·邻交志[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931.

黄遵宪. 日本国志·国统志[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926.

同上：928.

同上：929.

极远，盖积威所劫，上之于下，压制极矣。此郁极而必伸者，势也”。他通过分析认为，武士和平民积极从事倒幕维新运动，是由封建制度的等级森严、阶级地位的极不平等、酷吏对人民的侵害和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的残酷的经济剥削而造成的，是有客观必然性的。黄遵宪从进化论历史观出发，充分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他通过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过程的分析认为从封建专制政体发展为民主共和政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黄遵宪就是从历史规律的探索中，既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又强调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就是在这种进化论历史观的指导下，写出这部紧扣时代主旋律，适合时代发展趋势和潮流的史志性著作——《日本国志》的。

总之，《日本国志》一书的完成，不仅表现了黄遵宪对著作抱着十分谨严的态度和他对世界历史变化发展过程的卓越的见解，而且他提倡在进行撰述时，要坚持务从实录、实事求是、名从主人、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牵涉西法、尤为赅备、广搜博取、求真求善的文献编纂原则，要以进化论的历史观作为指导，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他系统而深邃的文献编纂思想。

## （二）文献编纂特点

文献的编纂特点，是对一部著作进行价值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史学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文献学需要研究的问题。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在继承我国传统文献学编纂方法的基础上，不为常例所拘，能根据撰述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加以创新，独具一格，影响所及，至为深远。

### 1. 对传统文献编纂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以书志的形式记述典章制度始自《史记》的“八书”，后世学者对这一体例进行有效地继承，许多纪传体史书，都列有书志。唐代杜佑在其撰写的《通典》中，对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加以分类整理，是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这样做可达“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之用。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及清代所续修的《通典》、《通考》，都是典志体裁的典型巨制。黄遵宪在编纂《日本国志》时，亦承继了这种体例。但是，为了更好地对明治维新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分析，为了充分表达“君主立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为了进一步阐明其资产阶级进化观，他又不是单纯地以原有的形式简单地加入新内容，而是对原有的形式有所创新，有所改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日本国志》一书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于以典制体裁记述外国史。在书中作者对日本各项制度从其原始开始记述一直到该制度的终结，对其沿革变化作一系统的分析，其体例基

---

黄遵宪. 日本国志·国统志[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929.

（唐）李翰. 通典·序[A]. 见（唐）杜佑. 通典[M]. 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典三.

本上是按传统史学中志书的要求而编纂的。书中有将古今汉乱之重大事件按编年体的形式写成大事纪的“纪”。有用以对编年体中的某些人和事加以诠释说明的“传”，有章学诚所谓：“典故作考。”即对史书中所涉的典故详加考证辩明的“考”。有补正文之用，言简义明，纲举目张，被称为无言之史的“图表”。黄遵宪在书中以传统纪、传、考、表的形式对日本二千多年来历史沿革、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予以详细记述，并对历史上有误有疑的记载参照中日史料、实物等加以详细考证，是对传统优秀文献编纂思想和方法的继承。

史表、自注、地图的综合运用是本书的又一特色。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国家管理方式，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制做了诸如府县沿革表、矿山表、电信表、预算表、决算表、人口统计表等在内的大量的统计报表。因此，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十二志，四十卷中，大量运用了各种统计表格，可见黄遵宪特别重视志、表在纪传体史书中的作用：“物非图则不明，事非表则不详”，“无志无表，不足以考其政治之得失、国计之盈虚”，图表的使用，一可以省文字，二可以“便阅者解带，触目了然”，故能使读者简洁明了地把握维新后的各种新变化。

《日本国志》一书“编年纪月，不得不用日本年号，惟日本史中颇少传”，所以为给阅读者一个明确的年代概念，黄遵宪特于卷首编辑了《中东年表》，将日本自崇神天皇元年（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至明治十四年（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的中日纪元，以表格的形式加以对照，列于卷首。

另外据笔者统计，《日本国志》收录的各种统计表多达135个，其中《食货志》有表40个，《兵志》39个，《物产志》21个，《地理志》19个，《职官制》14个，《天文志》1个，《学术志》1个。作者运用现代科学的统计方法，采用明治政府的各种报表，用最简单而又准确的统计数字说明事物变化发展，以及反映一定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客观地反映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从而使读者对明治政府施行的改革政策措施有确切的认识，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有深刻的印象。

譬如，在《职官志》中，就有官等表上（1个）官等表下（1个）郵便钱路里程表（1个）郵便局表（1个）官有矿山表（2个）民有矿山表（1个）铁道表（1个）灯台灯船浮标礁标表（1个）灯船表（1个）浮标表（1个）礁标表（1个）电信表（1个）明治维新以来大臣参议更替表（1个）共14个统计表；在《地理志》中，就附有府县沿革表、周围里数表、经纬度表、广袤及寒暖表、郡区町村表、名邑表、河川表、湖沼表、岛屿表、港湾表、开港、市场及居留地坪数租额表、官林表、官林个数表、官林段别表、官林段别及木竹表、民有耕地宅地段数表、地租改正未完民用耕宅地表、开拓使设置前北海道开垦地表、开拓使设置后北海道开垦地表共19个统计表。这就远远胜过了那些对日本地理进行模糊笼统描述的著作，为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日本提供了丰富、具体、可靠

---

（清）章学诚. 修志十议[A]. 见（清）章学诚. 文史通义·卷八“外三篇”[M]. 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3.

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20.

同上.

的材料。虽然黄遵宪言“今所撰地理志，以图辅志”，但所刊各本皆未见《地理志》后载有附图。据黄遵宪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日本国志》初属稿时，地理志附数图。（一兵制分管之图，一学校分区之图，一裁判所分设之图，一物产图）既定体制，拟草稿，遂托陆军参谋部木村某以精铜刻板，与之订约，并交去百金。木村者，陆军绘图素出其手，忽为人告讦，谓其卖国，以险要形胜输之中国使署，遽银铛下狱”，木村受到处分，所绘之图，亦被没收。1897年，《日本国志》改刻本发行之际，黄遵宪觉得：“《志》中《凡例》有附图之语，自不能略而不备”打算将图补上。“去岁托榑原陈政（井上陈政），购通行地图，欲附《志》以行，而久无复音。”他还委托日本友人多方购买，然终未能遂愿。他曾从日本使馆购得日本地图300份，但由于所载郡邑过于繁密，并不理想，故未补入。“前托购日本图，如能多购几样（各样先购一本），再择其善者印数百份较为妥善，近日由日本使馆购得三百份，详载郡邑，过于繁密。弟意如有着色分画今之府县，古之藩国，并将镇台分管、学制分区、裁判分所注者最善，可问古域君有无此本也”，可见黄遵宪此时已购有日本地图，但嫌不够理想，故未将其列入《地理志》后，该志三卷，有表无图，不得不说是大遗憾。

可以这样说，《日本国志》用典志体裁记述外国史，并用运用了大量的统计表格，这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因此，梁启超曾谓：“黄公度（遵宪）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在旧体史中实为创作。”方豪先生在评价《日本国志》时也给予了高度赞扬，指出：“黄遵宪之《日本国志》，统赅日本之政情、民风及历史，为清末言域外地理之杰作。”

《日本国志》在继承传统史志编纂方法的基础上，跳出传统文献学编纂体例的框架，对其加以变通、改造和创新，并结合近代统计学的方法，使形式服从于内容，不拘常例，独具一格。

## 2. 在古今中外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记史亦论政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在对日本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详细地介绍与叙述的同时，联系中国实际对其进行深入地分析与评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每志前后或中间都附有“外史氏曰”的评论，这些评论有的用以表达著者的思想见解，有的用以发表议论，有的用以点明书中的主要内容，几乎每段都是一篇小论文，另外在正文之中也常常加以小注，用以对正文的补充、考证或分析，从而把自己的改革思想与对日本史的叙述相结合。

据笔者统计，全书共有“外史氏曰”的评论31篇，涉及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日本的历史规律、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各种政策措

---

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20.

黄遵宪. 致汪康年函[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405.

同上：407-408.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中国书店，1985：283.

方豪. 中西交通史（第一册）[M]. 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1：8.

施等进行介绍和剖析,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予以深刻的总结,而且作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比较分析与评论,这些论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黄遵宪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读者尤其是想效法日本在中国实行变法革新者来说,确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此为一般志书所无。

例如,在《邻交志》中,作者以“外史氏曰”的形式对对外交往的益处予以分析:“自法国十字军起,全纵连横,邻交日盛,而国势日强,比之罗马一统时,其进步不可以道里计云。其意盖谓交邻之有大益乎?……日本之为国,独立大海中,于地球万国,均不相邻,宜其闭门自守,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矣。然而入其国,问其俗,无一事不资之外人者。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车,冠盖络绎。”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开始与中国交往,“近世以来,结交欧美”,日本不仅与中国交往而且也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不仅学习其天时地理、语言文字、饮食居处,也学习国外的典章制度等等,日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摆脱贫穷走上富强道路的。因此,黄遵宪通过中外比较得出结论说:“交邻之果有大益……日本一岛国耳,自通使隋唐,礼仪文物居然大备,因有礼义君子之名。近世贤豪,志高意广,竞事外交,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向使闭关谢绝,至今仍一洪荒草昧开之国耳,则信乎交邻之果有大益也。”从史论结合和中外比较的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黄遵宪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

在《刑法志》中,黄遵宪对中国古今的刑法和中外的刑法也进行了比较:“上古之刑法简,后世之刑法繁;上古以刑法辅道德故简,后世以刑法为道德故繁。……而泰西论者,专重刑法,谓民智日开,各思所以保其权利,则讼狱不得不滋,法令不得不密。其崇尚刑法,以为治国保家之具,尊之乃若圣经贤传。然同一法律,而中西立论相背驰。至于如此者,一穷其本,一究其用故也。”黄遵宪通过对中外刑法的比较,则更推崇西方的刑法制度,他认为:“余观欧美大小诸国,无论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国而已矣。”在此,黄遵宪通过比较认为,国家要达到长治久安,必须如西方国家一样实行依法治国。

在《食货志》中,黄遵宪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户籍、租税、国计、国债、货币、商务等情况。通过考察研究,黄遵宪将西人治国理财之道,归纳为审户口、核租税、筹国计、考国债、权货币、稽商务六点,认为“六者兼得,则理财之道得而国富裕;六者交失,则理财之道失而国贫矣”。他对当时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现状作一参照,指出:“今之时土地不足以容众,物产不足以给人,……天下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者,比比皆是。其黠者,夤缘官吏,鱼肉豪富,或抱其刀笔筐篋之技、医卜星相之术,糊口于四方。其愚者潦倒乞食,群聚赌博,或结党为盗,甘触刑网而不顾。为上者兢兢然以法维持之,仅及于无事,稍或懈弛,则大乱作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山林藪泽不能封,矿穴

---

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932.

黄遵宪.日本国志·刑法志[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1323.

黄遵宪.日本国志·食货志[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1139.

宝藏不能秘，奇技淫巧不能禁，即其贸迁流散四出于海外者，亦不能止。”在此黄遵宪对西方的治国理财之道加以总结，并做出评判，他希望中国的当政者也能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制定各种有利制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

综览《日本国志》十二志四十卷，计有“外史氏曰”的评论31篇，上下议论，中外比较，古今对照，这些对日本史事、西方史事、日本政治、中国弊政的评论，将作者关于改良变法的许多设想创见都包含其中，提出了许多与人有启迪之用的建议，不仅对当时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史论结合、中外比较是对我国已有的文献编纂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 3. 资料收集与使用注重博、真、善

穷源竟委、博采兼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纵观《日本国志》全书，在搜集资料时，黄遵宪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一两本史书，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尽可能多的搜集资料，并按照博、真、善的原则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归类、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具备学术性、真实性的资料用于《日本国志》中。

黄遵宪为编纂《日本国志》“采书至二百余种”，其中包括中国史籍、日本史籍、日本政府机关的年报等，他还与日本有名的学者进行笔谈以获取资料，除此之外，还进行广泛地实地调查研究工作，“采风问俗，搜求逸事”。在编撰《日本国志》时，他为了对日本的“村乡风景亦窃欲考风而问俗”。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游日光，走上州，过北海，抵箱馆”，然后由陆路达西京，“经南海诸国，访熊本城，问鹿儿岛而后返”，后又前往“镰仓之江岛，豆洲之热海”，接着又“于富冈观制丝场，于甲斐观造酒所，于王子村观抄纸部”。通过这次实地考察，使他了许多有关日本地理、历史、人文、习俗以及新兴的产业等方面的资料。这种注重实地考察的文献编纂思想为其编纂《日本国志》准备了许多具体的和可靠的资料。因此，薛福成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采书至二百种，费日力至八九年”，对日本历史能“贯穿始末”，“可谓阅览劬学之士”。

同时他还引用中、日两国的史料进行互参互校，如在记述唐代日本的船只漂至中国南海，而将其遣还一事时说：“名代船漂至南海，艰难辛苦，仅得复至。唐明皇帝悯之，敕书遣还，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衔德。’在小注中说：‘《新唐书》作王明乐，当从《文苑英华》作主。《文苑英华》作美衔德，当从《新唐书》作衔。’主明乐，美衔德，即日本‘天皇’二字译音。盖当时咨询其名，而使者诡以此对也。”

黄遵宪对于浩繁的资料，并没有照搬照抄，全盘接受，而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所得资料，以史学家独特的眼光和角度，根据自身编撰的需要，对所得资料进行精挑细选，

---

黄遵宪. 日本国志·食货志一[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149—1150.

黄遵宪. 致王韬函[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320-325.

薛福成. 日本国志·序[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817-818.

黄遵宪. 日本国志·邻交志一[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938.

互参互校，精雕细琢，这就为黄遵宪写出内容赅备、资料翔实的《日本国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日本国志》的学术价值。

#### 4. 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在《日本国志》中，作者不仅在每卷以“外史氏曰”的形式和双行小注的方式寓评论于叙事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外，还借助别人的评论和意见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譬如，在《国统志三》中，黄遵宪全文抄录了明治元年大久保利通上天皇书：“我中世以还，天子深居九重，民之视君尊如帝天，君之视臣贱如奴隶。至将军窃政，犹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卒之君臣乖隔，离德离心，效已可睹矣。夫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此而以帝号自娱，以示天无二帝之尊，犹之可也。今天下万国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乃盛仪卫饰边幅，与井底蛙何异？又何以联情谊而使指臂耶？诚欲合全国君臣上下一心，必自天子降尊始。自今以往，请尽去拜跪俯仰之仪，一以简易质实为主。国有大事，与众同议，我天皇必亲临，太政官而取决焉。政府诸臣，每日必见面，每月必会食，俾人人亲君而爱上，庶国势可兴。”在此，黄遵宪加以评论说：“维新以后，废旧议、改新法，一切政教，大旨皆基于此。”大久保利通在此上疏中对日本的历史作一简单记述和评析，认为因为君尊臣卑、君臣地位悬殊、等级制度森严而造成“君臣乖离，离德离心”，民心涣散。且人们目光短浅，对外界世界信息闭塞，一无所知，对此种社会状况，大久保利通提出自己的主张：“天子降尊”、“国有大事，与众同议”，无论君臣，必须做到勤政，只有这样才能使君臣关系融洽，从而有助于国势的强盛。大久保利通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民主”的概念，实可认为是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措施中开设议院、建立民主政权的前奏和理论准备。黄遵宪在此对其全文不加删改的全文照搬，借别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评论，目的很明确，他希望中国的清政府能够像日本的明治政府一样，摒弃封建制度而建立君主立宪政制，将自己的变法改革的思想寓于其中。

总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提倡实事求是，主张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明体以致用，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献学思想。独创新体，志体、史表、史评三位一体，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统一于著作之中，具有特定的文献编纂特点，对我国文献编纂方法的近代化具有开辟之功。

---

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922.

## 五、《日本国志》的史料价值

自纪元前司马迁所撰《史记》辟有《大宛传》、《匈奴传》、《张骞传》等目对域外进行记载始，每代人根据自身的需要，写出一部部有关外部世界的著作，这些著作，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风土人情等，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史料，为我们今天进行史学研究提供了借鉴。

陈寿所撰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是中国人最早有关日本研究的著作，是目前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全面地记载公元二世纪前后日本列岛的地理位置、交通里程、政治制度、风俗人情以及生产、经济等各方面情况的珍贵资料，这篇一千五百多字的文献，无论从内容和篇幅上皆远远超越前人，成为草创期的中国人日本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在中日关系史以及日本古代史的研究方面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对中国人于日本研究的大致情况作一系统分析，并阐明自己发奋撰述《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的原因：“《山海经》记述倭国事，而历代史志于舆地风土，十不一真。专书惟有《筹海图编》，然所述萨摩事，亦影响耳。《明史·艺文志》有李言恭《日本考》五卷、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四卷，书皆不行于世。余从友人处假有《风土记》抄本，不著撰人，未审是侯本否。书极陋，不足观。唐人以下，送日本僧诗至多，曾不及风俗。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至者又不读其书，谬悠无足怪也。宋濂集有《日本曲》十首，《昭代丛书》有沙起云《日本杂咏》十六首。宋诗自言：‘问之海东僧，僧不能答’，亦可知矣。起云诗仅言长崎民风，文又甚陋。至尤西堂《外国竹枝词》，日本止二首。然述丰太阁事，已谬不可方。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噓，余甚惜之。今从大使后，择其大要，草《日本志》，成十四卷。复举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为次，衍为不注，串之以诗。余虽不文，然考于书，征于士大夫，误则又改，胡非向壁揣摩之谭也。第不通方言，终虑多谬，愿事来者订正之耳。”黄遵宪认为《山海经》中有关日本的记述多有错误之处，而《筹海图编》中对萨摩的记载也是受了《山海经》记述的影响，李言恭的《日本考》和侯继高的《日本风土记》两书未行世因而不得见，自唐代以后，记载日本的书籍颇多，但因作者足不出户而谬误百出。

黄遵宪对以前国人对域外的记述作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指出前人的不足之处，从而发愤著书，以期所著《日本国志》能补前人之缺憾，外为中用，结合中国实际，了解日本，研究日本，学习日本，以推进中国的近代化。

### （一）证实中日历史上所发生之事，澄清以往对日本记述的错误概念

黄遵宪广泛收集中国史料，尤其对正史资料详加探讨，并以日本所存实物为据，证实

郑海麟.黄遵宪《日本国志》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1987：4.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二“纪事只闻筹海志”自注[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66.

中日历史上所发生之事，如在日本博物馆看到“汉委奴国王”金印后，对徐福东渡一事，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第五一首中有诗云：“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摩挲铜狄惊奇事，亲见委奴汉印来。”并在此诗的自注中云：“赖有金印一，蛇纽，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云筑前人掘土得之”。黄遵宪参考中国史书的记载，对此事的真伪加以证实：“考《后汉书》，建武中元，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盖即此物也”，并且在《日本国志》中有如是记载：“《梁书》言日本自称为吴泰伯后，相传亦称为徐福后。彼国记载本以此为荣，其后学者渐染宋学，喜言国体，宽文中作《日本通鉴》，源光国驳议曰：‘谓泰伯后，是以我附庸国也。’遂削之。赖襄作《政纪》，并泰人徐福来，亦屏而不书。余谓泰伯之后，本无所据，殆以日本断发文身，俗类句吴，故有此讹传欤？至徐福之事，见于《三国志》、《后汉书·倭国传》，意必建武通使时，其使臣自言。《史记》称燕、齐遣使求仙，所谓白银宫阙，员峤方壶，盖即今日本地。君房、方士习闻其说，故男女渡海之请，其志固不在小。今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征也。日本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将军，又周秦语也。”黄遵宪在此着重提到日本近代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并以此说明《后汉书·倭传》中所载有关倭奴国奉贡朝贺，“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在此，黄遵宪以自己的所见印证徐福确有此人，徐福东渡确有此事。

在《日本国志·地理志一》中黄遵宪有关太和的记载：“东至伊贺、伊势，西至河内，南至纪伊，北至山城，东西凡一十馀里，南北凡二十五里。全州山岳居其半。南方一带，迭嶂连亘，其平坦处，有北山、十津二水萦纡其间，而达纪伊。北方颇平旷肥腴，吉野、太和二水横贯之。神国又名蜻蜓州。其后子孙累都，多在邻邑，然此为肇基王迹之地。《魏志》、《汉书》称为耶马台国，即太和译音也。至桓武帝，乃迁于山城，以历世王都所在，胜区古迹殆遍州内。风俗简素，足观昔日勤俭之化。郡数凡一十五：曰添上、添下、平群、山边、宇陀、城上、城下、十市、广濑、高市、葛下、忍海、葛上、宇智、吉野。田圃凡三万四千九百八十四町零段七亩一十七步九厘。其山岳有月濑山、三国山、三亩山、金平山、鹰鞭山、多武峰、葛城山、二上山、吉野山、山上岳、稻村岳、弥山、七面山、释迦山、大台原山、高见山。其河渠有太和川、吉野川、丹生川、十津川、北山川。”。在此，黄遵宪对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区域范围、山川地貌、水流状况、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所属领地、田圃面积、山岳名称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明确指出《魏志》、《汉书》中所记述的耶马台国即为太和，是历代的都城所在地，且有很多的名胜古迹，风俗简简朴素，勤俭持家。

在此，黄遵宪提出了一个日本史学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即邪（耶）马台国所在位置问

---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五一首“博物千间广厦开”自注[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22.

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893-894.

黄遵宪.日本国志·地理志[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1013-1014.

题。黄遵宪明确地认为,《三国志·魏书》中的邪马台国位于畿内大和境内,为当时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大和则是邪马台的译音。关于邪马台国究竟在大和还是在九州,后来成了日本史学界长期论争的问题,并且据此分成九州说和大和说两大派别,但较具说服力的是倾向黄遵宪的畿内大和境的论点,虽然缺乏充足的论据,但可以说开了日本史学界有关邪马台国问题论争的先河,它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中亦可窥见黄遵宪过人的史识。

又如,关于文武帝时,日本所派的遣唐执节大使一事:“文武帝大宝元年,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遣唐执节大使”,在小注中云:“考日本各籍,称守民部尚书粟田真人。盖粟田是其氏,朝臣乃姓,嵯峨帝赐其子姓为源朝臣是也;真人则其名。《唐书》称朝臣真人粟田,误矣。”黄遵宪通过考察日本的各种史籍,指出《唐书》中所称的朝臣真人粟田,实应称为粟田朝臣真人。接下来,在记述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的学生真备而《新唐书》中将其误以为是粟田真人的记载时说:“真备在唐请从诸儒授经,诏四门助教赵元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新唐书》叙此事,谓开元初粟田复朝云云。考‘真备’二字,日本音同真人,故误以为武后时来朝之粟田真人也。今从日本改之。”

黄遵宪通过广泛阅读日本史籍,对中国历代史籍中将日本的错误记载加以订正,其史料价值卓然而见。

## (二) 弥补前人对日本史地记述之不足

中国历代的史书中对日本地理位置的记载都较为笼统和模糊,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所在。如《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有关日本地理位置的记载为:“倭国西南大海中岛居凡百余小国,在京南万三千五百里。”仅寥寥数语是不能给人以清晰的地理概念的。而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第一卷第一首诗“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的小注中对日本的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区域划分、人口、历史传统、国号、纪元等作扼要地介绍:“日本国起北纬线三十度,止四十三度;起偏东经线十三度,止二十九度。地势狭长,以英吉利里数计之,有十五万六千六百零四方里。全国濒海,分四大岛、九道、八十三国。户八百万,人口男女共三千三百万有奇。一姓相承,自神武纪元至今岁己卯明治十二年,为二千五百三十九年。内称日天皇,外称日帝国。”在此,黄遵宪以近代地理学的概念介绍日本的方法,为前人所无,且将日本的地理概况与历史文化综合起来加以详细介绍,更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日本国土、人口、民族的了解和认识。

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还对日本的汉学源流作一系统分析:“日本之习汉学,盖自应神时始。时阿直岐自百济来,帝使教太子菟道稚郎子以经典。十五年,又征博士王仁。

郑海麟.黄遵宪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6:76.

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一[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937.

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一[A].见:陈铮.黄遵宪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937.

仁始贲《论语》十卷、《千文》一卷而来。至继体七年，百济又遣五经博士段扬尔。十年，复遣汉安茂。于是始传《五经》。然汉籍初来时，仅令王子、大臣受学，第行于官府而已。及通使隋唐，典章日备，教化益隆。逮夫大宝，益崇斯人，自京师至于邦国，莫不有学。学必藏经典，才必为贡人，其教之之法，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之七经，而《孝经》、《论语》则令学者兼习。此外有算学，有书学，有律学，有音学，有天文、阴阳、历、医等学……。自藤原肃始为程朱学，师其说者凡百五十人，尤著者曰林信胜、林春胜、林信笃、林衡、木下贞干、新井君美、室直清、柴野邦彦、那波觚、山崎嘉、浅见安正、德川光国、安积觉、贝原笃信、中井积善、佐藤坦、尾藤孝肇、古贺朴、赖襄。为阳明之学者凡六人：中江原为之首，其徒之善者曰熊泽伯继，又有伊藤维楨，不甚喜宋儒，而讲学自树一帜。其徒七十人，尤者曰伊藤长允。物茂卿之学，由《史》、《汉》以上求经典，学识颇富。近伊藤而指斥儒空谈则过之……。更有古学家，专治汉唐注疏，共六十人……。此外则为史学者，有源光国、赖襄、岩垣松苗。为古文之学者，有物茂卿、赖襄、盐谷世宏、安井衡、斋藤谦、古贺朴，皆卓然能成一家言。此外则林孺……。为诗词之学者，有新井君美……。”此后作者还列举了日本汉学家87人及他们解释经书的著作456种。在最后作者还发表评论说：“日本之习汉学，萌于魏，盛于唐，中衰于宋元，复起于明季，迨乎近日，几废而又将兴。盖自王、段博士接踵而来，于是有《论语》、《五经》，而人始识字。隋唐遣使，冠盖相望，于是习文章辞赋，而君臣上下始重文……。夫日本之传汉学也，如此其久，其习汉学也，如此其盛。而今日顾几几欲废之，则以所得者不过无用之汉学，刍狗焉耳，糟粕焉耳。于先王经世之本，圣人修身之要，未尝用之，亦未尝习之也。……尊王攘夷之论起，天下之士一倡百和，卒以成明治兴之功，则已明明收汉学之效矣，安在其无用也耶？此其事，当路诸公宜若未忘，吾是以知汉学之必将再兴也。方今西学盛行，然不通汉学者，至不能译其文。年来都鄙诸黉，争聘汉学者为之师，而文人学士，亦不如前此无进身之阶，汉学之兴，不指日可待乎？吾愿日本之治汉学者，益鹜其远大者，以待时用可也。”在此，黄遵宪首先介绍了日本学习汉学始自应神，并对其学习汉学的过程加以记述，还谈及其汉学的流派及每个学派著名的汉学家，并对汉学家们所解释的经书加以罗列，并对日本汉学的现状及以后的发展趋势予以分析研究。因此，实可称为一部日本汉学小史，对当时的中国人了解日本的汉学情况无疑是极有帮助的，在此之前，还未见有人这样系统地介绍过。《日本国志》弥补了前人记述的不足，为对我们日本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翔备的资料，具备比以往史籍更高的史料价值。

### （三）与同时期著作相比，《日本国志》的思想倾向之不同

在日本开国和维新以后，中国出游日本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学识深浅有异、观点各不相同，但也都对自身所见所闻所感予以记述，撰成文章，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日

黄遵宪. 日本国志·学术志[A]. 见：陈铮. 黄遵宪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400-1410.

郑海麟. 黄遵宪与近代中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87.

本的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教育、风土人情，也能够从不同的层次反映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价值。如李筱圃的《日本纪游》，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陈家麟《东槎见闻录》，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等。

(1)李筱圃于1880年自上海出发到日本旅游，先后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京都、横滨、东京等地，回国后写成《日本纪游》一书，该书对日本的地理位置、地理沿革、民居风俗、等作了描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观点却是反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按德川氏为日本诸侯，号曰大将军，世掌国政历三百年，国王徒拥虚位而已。早年米利坚求通商，德川氏以力难拒绝，遽欲允之，民情不服，德川氏因之失据。国王乘此夺其政，并废藤、橘、源、平各诸侯，收其采地归公，但给岁俸，大权一归于国，曰维新之政。今则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以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在此，李筱圃记述了明治政府获得实权的过程和其采取的新政措施，然而他却将当时发生财政困难的原因归结于维新之政和效用西法，更无期其对“日本维新政出，百事更张，一切效法西洋，改岁历，易冠裳，甚欲废六经而不用”的维新新气象予以赞赏。基于此，不得不对该书的价值打一折扣，只能认为该书是一本游记性著作，因其思想倾向的偏差之故，此书从政治层面讲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

(2)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一书完成于1884年，由总理衙门官板刊行，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版的一部日本地理志，该书对日本地貌、山脉、河流、港湾、岛屿、都邑、交通路线等记述甚详，并且将日本海军的航海实验记录，地理学家的水路测量实验记录等收录其中，以翔实的资料作为支撑，是一部有关日本军事地理学方面的专书。然而，该书主要根据日本陆军省所编《兵要地理小志》，再参考其他有关地理书及近人航海记录等有关文献编成，所以该书并非作者原创，且属于作者自身的思想见解并不多。然《日本国志》中《兵志》六卷，对日本维新后兵制改革、新式陆海军军制的创建过程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地理志》中将日本维新前后各府县沿革变化情况辅以详细的“府县沿革表”予以对比，并且在记述的过程中以小注的形式进行必要的补充分析说明，使人对日本近期的各项变化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因此，“惟详备精覈，则姚不如黄”。

(3)陈家麟于1884年赴日，抵日后他广泛涉猎有关日本社会历史的各种文献，收集资料，并加以整理，有意写一部全面介绍日本的通志，但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没能完成原定计划，只是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和自己的所见所闻，于1887年冬著成《东槎见闻录》四卷。该书内容广泛，涉及中日关系、日本的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政治军事、风俗人情等，然而该书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并未对日本进行深入研究，作者仅以流水帐的形式记述自己的所见，所以它只是一部见闻录。而且该书在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利弊进行分析评论时认为：“立学校，整矿务，开铁道，高银行，以及机器、电线、桥梁、水道、农务、

---

李筱圃.日本纪游[A].见：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171-172.

同上：177.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2：185.

(清)张之洞.咨文[A].见(清)黄遵宪.日本国志[M].羊城：富文斋，清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

商务各事，此利政也”，而“易服色，废汉学，改刑罚（刑律近效泰西，无笞杖名目，故国中盗贼之事近亦屡见），造纸币（广造纸币，故民间大小交易俱无现钱），加赋税以及用人（凡曾赴外国及能外国语言者，无论贤否皆用之，故官场中流品殊杂），宫室（大小官署近皆改造洋房），饮食（亦仿西式），跳舞之属，此弊政也。”在此，作者站在封建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发表议论，并不能对明治维新的政策有全面的认识，其价值当然无法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相比。

（4）顾厚焜于1887年到达日本，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府机关、军事、学校、工厂、民情风俗等作了认真的考察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各种有关文献资料，编成《日本新政考》二卷。该书分为九部：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治法、纪年、爵禄、舆地，且每项新政都辅以具体确切资料和数字记述日本明治维新之政及其所带来的效果。但作者却只热衷于学习西方的“购船制器”，对日本维新以后“国债积而国库匱，汉文轻而洋文重，旧都废而新都兴。有志者抚今思昔，谢职归田，往往于种瓜艺菜之余歔歔不已。而当轴且以善规西法为得计，一若谓非尽弃旧政万不足富国，万不足强兵”不予赞同，尤其认为政治制度是不可变的，“一但举法度典章一一弃若弁髦，岂得谓是邦之福哉！”因此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厚焜澄观时变，乃以昕夕所识者，编成新政考二卷。盖慨西法之转移国俗何如此之速也，又慨是邦以转弃成宪，何如此之易也”，顾厚焜的政治观点只能停留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层面，并不达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高度，与黄遵宪《日本国志》中所提倡的改变封建君主专制而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思想无法比拟的。显然，《日本新政考》与《日本国志》是两部不同思想层次的著作，前者代表洋务派，后者代表维新派，两者的思想见解是不可同日而言的。

（5）傅云龙于1887年出国考察，他深入调查研究日本的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资料，踏勘核对，绘制各种地图、表格、编为《游历日本图经》一书。该书共三十卷，从天文、地理、河渠、国纪、风俗、食货、考工、兵制、职官、外交、政事、文学、艺文、金石十四个方面对日本加以介绍。内容涉及范围之广足与《日本国志》相比肩，也有非常高的史学价值，然其只能被称之为资料汇编，因为作者调查掌握了日本明治维新二十年来在现代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大量资料，却没有从中总结明治维新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没有作者独特的观点。与之相比，《日本国志》共有“外史氏曰”的评论31篇，附于每志之中，评论古今利弊得失，阐发著者的思想见解，此为较《游历日本图经》更为高明之所在。

《日本国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介绍没有流于形式，而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比较同时代的日本研究诸书，更可看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独特之处，它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史上的作用，是其他日本研究书所不可及也不能代替的。诚如梁容若所指出的：“此书对于日本理解深刻、取材正确，《学术志》、《礼俗志》等篇，源源本本，择精语详，到

陈家麟. 东槎闻见录[A]. 见王锡祺.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M]. 上海：上海著易堂，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  
顾厚焜. 日本新政考序[A]. 见顾厚焜. 日本新政考[M]. 清光绪十四年铅印本。  
郑海麟. 黄遵宪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6：175。

现在还值得一读。清末研究日本成为风气。王先谦有《日本源流考》，傅云龙有《游历日本图经》，都是煌煌巨著。王书是抄撮古籍，可以说是无用长物。傅书也拖沓曼衍，缺乏别识心裁，和黄书比起来，真是上下床之别。”戴季陶也说：“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日本国志》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阐发议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在近代思想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在《日本国志》之前，国人对域外史地的研究皆因各方面的原因，所述不能为我们进行的研究提供详备的资料，而《日本国志》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各方面对日本史进行阐述，且其中所得资料或弥补了前人记载的不足，或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观念，或用积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新鲜事物，故其史料价值更高一筹。在这方面，国内学者的评述既如上述，国外学者的评述亦不乏公论。譬如，日本学者即认为《日本国志》从日本历史沿革，到学制改革的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基于对事实的慎重的调查与考察，是近三百年中国人所写的篇幅最大、时间最早的全面研究日本的著作，“于明治日本作了无偏见和无先入感的考察与评述”，其“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网罗无异……字字征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梁容若. 黄遵宪传[A]. 见：梁容若. 文学二十家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91：350.

戴季陶. 日本论[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1.

(日)高田文美子《黄遵宪·介说》，转引自盛邦和. 关于黄遵宪著《日本国志》[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6：74.

## 结 语

综观全文所述，黄遵宪作为中国第一任驻日使馆参赞，发奋著述，终于写成了一部围绕日本明治维新而迫切要求对我国进行改革的著作——《日本国志》，该书凡四十卷，五十余万言，成为近代中国人所撰有关日本历史、典章制度、文化等史书中最为翔实、最为完善的第一部典制体专著，实可称为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空前著作。

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上，黄遵宪广泛搜集中国、日本方面学术价值和地位甚高的著作作为史料，并通过与日本友人的交往获得了相当丰富和有价值的笔谈资料，同时还亲自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就为编纂这部资料详实、内容赅备的典志体著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在文献编纂思想上，黄遵宪《日本国志》以文献学中务从实录、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经世致用的态度与精神以及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思想，坚持对资料的收集遵循通达宏博、详考精审、求真求善的原则，弘扬了我国优良的文献编纂思想。

在文献编纂方法与特点上，《日本国志》在继承我国传统文献编纂方法的基础上，用典志体裁记述外国史，并根据实际需要，引进了西方统计学的方法，辅以现代统计学中的诸种表格，纲举目张；史论结合、中外比较；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并对其进行斟酌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每志的前后或中间以“外史氏曰”的形式及借用他人的评论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典志体编纂方法既有继承又有所创新，不拘常例，独具一格。

从史料价值上看，黄遵宪以史学家独特的发展的眼光和全新的视角，如实地记载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并澄清以往记述中由于种种原因所造成的错误概念，具有其他著作所不具备的史料价值。《日本国志》中对日本历史的记述，尤其是对明治维新史的记述更是其一大亮点，在书中，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十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研究，为中国人了解日本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为日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日本、学习日本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保证，从而在探求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与此同时，黄遵宪还将《日本国志》中所记述的日本有关明治维新所采取的种种有利措施应用于湖南新政中，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其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联，从而彰显了《日本国志》的社会价值。

总之，黄遵宪《日本国志》中所蕴含的文献编纂思想，志体、史表、史评三位一体的文献编纂形式，以独特的视角所记述的丰富而真实的内容，以及较高的史料价值乃至社会功用，使其不仅在当时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在今天仍有其非常高的文献学价值，在中国文献学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参考文献

## 一、著作类

- [1]黄遵宪. 日本国志[M]. 羊城富文斋初刻本, 羊城: 富文斋, 清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
- [2]黄遵宪. 日本国志[M]. 羊城富文斋改刻本, 羊城: 富文斋,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 [3]黄遵宪. 日本国志[M]. 浙江官书局重刻本, 浙江书局,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 [4]黄遵宪. 日本国志[M]. 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 上海: 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 [5]黄遵宪. 日本国志[M]. 汇文书局本, 北京: 汇文书局,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 [6](清)徐维则. 会稽徐氏铸学斋丛书: 十三种[M]. 会稽徐维则,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 [7]黄遵宪. 日本国志[M]. 上海书局石印本, 上海: 上海书局,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 [8]丽泽学会. 五洲列国志汇[M]. 云间丽泽学会,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 [9]黄遵宪. 日本国志[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8.
- [10]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M]. 台北: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4.
- [11]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包括: 罗森:《日本日记》; 何如璋:《使东述略》、《使东杂咏》; 张斯桂:《使东诗录》; 李筱圃:《日本纪游》;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游历日本图经餘纪》; 黄庆澄:《东游日记》;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
- [1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 [13]顾廷龙, 傅璇琮. 续修四库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14]王宝平. 晚清东游日记汇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5]黄遵宪, 吴振清, 徐勇, 王家祥. 日本国志[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 [16]陈铮. 黄遵宪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7](日)岩垣松苗. 国史略[M]. 日本: 五车楼, 日本明治元年(1868).
- [18](日)青山延光. 国史纪事本末[M]. 明治九年.
- [19](日)蒲生秀实. 职官志[M]. 日本天保六年(1835), 刻本.
- [20]顾厚焜. 日本新政考[M]. 清光绪十四年铅印本.
- [21](清)王锡琪.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M]. 上海: 上海著易堂, 清光绪十七年(1891).

- [22]梁启超.西学书目表[M].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 [23]顾炎武.日知录[M].清康熙三十四年.
- [24](唐)杜佑.通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 [25](清)黄遵宪.黄公度先生诗笺[M].上海: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民国十六年(1927).
- [26](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年.
- [27](清)黄遵宪.黄公度书札[M].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间.
- [2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 [29]麦若鹏.黄遵宪传[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30]剪伯赞.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31]湖南历史资料[J].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
- [32]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2.
- [33](日)永田广志,版本图书编译室.日本哲学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34]杨天石.黄遵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35]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36](日)信夫清三郎,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日本外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7](日)木宫泰彦,胡锡年.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8]万峰.日本近代史(增订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39]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0]钱仲联.人镜庐诗草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41]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2]中国日本研究所会.日本史论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2.
- [43]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 [44]康有为.康有为诗文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 [45]中华书局编辑部.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6]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47]伊文成.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篇[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48]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5.
- [50](清)黄遵宪.黄遵宪诗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 [51]吴天任.清黄公度遵宪先生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 [52]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 [53]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M].长沙:岳麓书社,1985.
- [54]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 [55]李鸿章.李鸿章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56]丁凤麟,王欣.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57]汪向荣.中国近代化与日本[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 [58]汪向荣.日本教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59]徐永瑞.黄遵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60]郑海麟,张伟雄.黄遵宪文集[M].东京: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社,1991.
- [61]梁容若.文学二十家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62]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63]梁启超.梁启超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 [64]葛兆光.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 [65]王勇.中日关系史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 [66]王勇.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9典籍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67]王勇.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人物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68]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 [69]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7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71]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72]梁通.黄遵宪与近代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73]梁启超,周岚,常弘.饮冰室诗话[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 [74]张永芳.黄遵宪·梁启超[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 [75]张品兴.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76]周松平.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7“王国维黄遵宪文廷式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 [77]胡令远,徐静波.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 [78]李玉.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 [79]王勇.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一辑[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 [80]蒋英豪.黄遵宪师友记[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 [81]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论集 2002[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82]郑振铎.晚清文选(卷上、卷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83]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合肥:黄山书社,2002.
- [84]洪治纲.康有为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 [85]王记录.钱大昕的史学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86]张永芳.黄遵宪新论—文学革命的先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 [87]舒芜,陈迥冬,王利器.康有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88]戴季陶.日本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 [8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晚清名儒年谱.11[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 [90]郑海麟.黄遵宪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91]黄升任.黄遵宪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92]郑大华.民国思想家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93]黄增章,陈志雄.杰出的诗人外交家—黄遵宪[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 [94]季林根.日本研究文集[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6.

## 二、论文类

- [1]王晓秋.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J].近代史研究,1980,3.
- [2]郑海麟.《日本国志》与戊戌变法[J].岭南文史,1983,2.
- [3]陈宗海.黄遵宪与《日本国志》[J].史学史研究,1983,3.
- [4]盛邦和.关于黄遵宪《日本国志》[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6.
- [5]傅大中.黄遵宪与《日本国志》[J].学术研究丛刊,1986,1.
- [6]郑海麟.《日本国志》与《日本变政考》的关系试析[J].暨南学报,1986,2.
- [7]孙谦.浅谈《日本国志》的经济建设思想[J].镇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86,2.
- [8]郑海麟.黄遵宪《日本国志》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1987.
- [9]陈其泰.简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时代价值[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6.
- [10]郑海麟.《日本国志》的史学思想和方法[J].江汉论坛,1988,7.
- [11]章扬定.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J].广东社会科学,1995,3.
- [12]袁小红.黄遵宪警政思想述略[J].公安大学学报,1999,1.
- [13]王宝平.黄遵宪与姚文栋——《日本国志》中雷同现象考[J].日本研究集林,1999,1.
- [14]王锦贵.试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J].图书情报知识,1999,4.
- [15]杨胜华.黄遵宪法律思想与实践初探[J].学术研究,1999,9.
- [16]肖朗.论黄遵宪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其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1.
- [17]左鹏军.钱钟书论黄遵宪述说[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 [18]郭双林.晚清驻外使领与维新运动[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 [19]袁小红.戊戌维新运动中的警政思想初探[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
- [20]卢滨玲.清末爱国外交官黄遵宪[J].中日文化交流,1999,5.
- [21]高天如.据史实以立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黄遵宪》读后[J].中国文化研究,1999,25.
- [22]陈国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及其明治维新观[J].贵州文史丛刊,1999,4.

- [23]夏晓虹. 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J]. 学术界, 2000, 1.
- [24]邹光椿. 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及其研究者郑子瑜[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1, 4.
- [25]韩小林. 黄遵宪与戊戌变法[J]. 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1, 1.
- [26]王宝平. 黄遵宪与《艺苑日涉》——《日本国志》源流考[J]. 世界历史, 2001, 4.
- [27]颜德如, 李爱华. 黄遵宪: 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J]. 世纪隧道, 2001, 3.
- [28]魏明枢. 黄遵宪晚年大力引入西学的思想与实践[J]. 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2, 5.
- [29]田玉洪. 黄遵宪的警政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探析[J].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2, 4.
- [30]韩小林. 黄遵宪与日本[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
- [31]张应斌. 黄遵宪与太平天国[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3, 4.
- [32]刘冰冰. 在古典与现代性之间: 黄遵宪诗歌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3.
- [33]王宝平. 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5.
- [34]魏明枢. 论黄遵宪驻日时期对日外交思想[J]. 湖北社会科学, 2003, 7.
- [35]郭真义. 论黄遵宪趋时实用的个性特征[J]. 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3, 4.
- [36]韩小林.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J]. 安徽史学, 2004, 3.
- [37]邹荣础. 黄遵宪教育兴国思想探析[J].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2004, 3.
- [38]魏明枢. 略论黄遵宪对西学的认识历程[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4, 1.
- [39]郭鑫. 在古典与现代的断裂处: 黄遵宪与近代性体验的发生[D]. 沈阳: 辽宁大学, 2004.
- [40]朱俊. 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初探[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3.
- [41]孙颖. 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2.
- [42]唐湘雨, 刘永国. 沟通两个世界的不朽之作[J]. 昭乌达蒙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25(1).
- [43]刘中猛. 黄遵宪与《日本国志》[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
- [44]李玲. 黄遵宪改历观的思想历程[J]. 学术月刊, 2004, 12.
- [45]张永芳. 略论黄遵宪对中日文化同源性的关注[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
- [46]李开军. 论黄遵宪的报刊思想[J]. 东岳论丛, 2005, 2.
- [47]管林. 近百年来黄遵宪研究的回顾与期望[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 [48]高建立. 黄遵宪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实践[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 [49]冯琳. 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J]. 近代史研究, 2005, 5.
- [50]王飏. 从《日本杂事诗》到《日本国志》[J]. 东岳论丛, 2005, 2.
- [51]李可亭. 黄遵宪启蒙思想论略[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5, 8.
- [52]张应斌. 黄遵宪思想的转变与冈鹿门[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5.

- [53]张应斌. 论黄遵宪的革新思想[J]. 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5, 4.
- [54]严飞生. 试论黄遵宪的民族国家观[J]. 嘉应学院学报, 2005, 4.
- [55]张锐智. 论黄遵宪对近代中日法文化交流的贡献——以《日本国志》中的宪政思想为视角[J]. 法学研究, 2005, 4.
- [56]李长莉. 《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J]. 近代史研究, 2006, 2.
- [57]张锐智. 黄遵宪《日本国志》中的宪政思想及其影响[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6, 2.
- [58]张利. 就《日本国志》看黄遵宪对世界潮流的观察[J]. 许昌学院学报, 2006, 3.
- [59]黄爱平. 百年来黄遵宪著述编纂善述评[J]. 学术界, 2006, 5.
- [60]王立群. 从《日本杂事诗》的修改看黄遵宪日本观的嬗变[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9.
- [61]张玉平. 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J]. 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6, 1.
- [62]李春泰. 黄遵宪的西方科技文明价值观[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1.
- [63]周望京. 黄遵宪和湖南保卫局[J]. 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6, 4.
- [64]陈其泰. 黄遵宪文化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J]. 学术研究, 2006, 1.
- [65]林振武. 黄遵宪与晚清孔教活动——黄遵宪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研究[J]. 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6, 5.
- [66]黄升任. 黄遵宪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J]. 广西社会科学, 2006, 9.
- [67]高建立. 略论黄遵宪对西学的认识与践履[J].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2.
- [68]邱远猷. 论黄遵宪的法治思想[J]. 江海学刊, 2006, 1.
- [69]黄升任. 论黄遵宪与明治思想界的渊源关系[J]. 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6, 1.
- [70]黄爱平. 评新编《黄遵宪全集》[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 5.
- [71]陈其泰. 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新格局[J]. 河北学刊, 2006, 4.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

[1]孟旭琼. 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J]. 当代学术论坛, 2006, 9: 96-97.

[2]孟旭琼. 明代文学作品中对商人地位上升的表现——以《三言两拍》为例[J]. 当代学术论坛, 2007, 1: 113-115.

[3]孟旭琼. 地理沿革在方志中的作用——论章戴之争[J].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1: 57-58、67.

## 后 记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和这熟悉的校园、老师、同学说再见的时候。在这里，浩瀚的藏书供我借阅，它一步步引导我走进知识的殿堂；菁菁的校园让我嬉戏，微风轻抚，丹桂飘香，令我如入世外桃源，舒畅、惬意；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与我相互扶持，一路同行；更有博学的老师，如辛勤的园丁，勤奋修剪着旁枝侧叉，令我茁壮成长，如大海中的灯塔，照亮我前进的道路，做我人生的向导。这一切，终将成为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一道风景，在我脑海中定格。

感谢我的父母，数载含辛茹苦，培育我长大成人。我自初中时起就远离家乡，求学在外，对父母鲜有照顾，在此感谢我的妹妹、弟弟，他们代我尽孝，弥补我的欠缺，给我以心灵的慰藉。

感谢我的导师何林夏教授、蓝武副教授。我生性愚钝，才疏学浅，蒙先生不弃，三年如一日传道、授业、解惑于我，他们高屋建瓴的独特眼光，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言传身教的教学态度，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处世原则，时刻感染着我、鼓励着我，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此生得遇恩师，幸甚之至。本文从选题伊始至付梓装订，均得到导师悉心指导，其间若框架结构，若标点符号，若言辞修饰，先生无一不严格把关，我亦诚惶诚恐，颤颤惊惊，如履薄冰，唯恐有负先生重望。

感谢我的授课老师黄振南教授、刘小林教授、钱宗范教授、任冠文教授、张家璠教授、周长山教授、谌焕义教授、对我的谆谆教诲。钟文典教授、陈雄章教授、崔凤春教授、张坚博士、韦勇强博士、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王记录教授对我论文的撰写提出诸多宝贵意见，不胜感激。学院领导唐凌院长、闭彦龙书记、辅导员李闰华博士对我多有帮助，特此感谢。

师兄张立新、师姐江敏是何老师门下高徒，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张振广、牛新政、王新刚、赵伟皆为同年学友，在学业与生活上给予我大量帮助；师弟岳瑞芝、王青松，师妹覃梅溪也对我多有支持。舍友宋佳、袁小琨、崔志伟与我情如姐妹，对我的论文也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在以后的道路上，我定谨遵恩师教诲，不辱师命，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奋斗不息！

孟旭琼

2008年5月于桂林